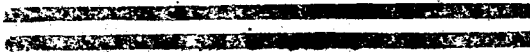




天 壽 興 隆 號

總 店 設 於

書 畫 藝 文 代 辦
行 印 館 書 印 部



大時代文藝叢書第二集

戰
爭
與
春
天

尹雪曼 著

目錄

前記

第一輯

雲海之戀	五
第三個春天	八
春天之歌	一一
當槐花再香的時候	一四
寂寞的心	二二
山城底夜	二六
黎明前的晦冥	二九

戀	三五
黎明	三九
靜	四一
死的搏鬥	四四
雨和城隍	四七
棧道拾記	四九
棧道中的春天	五二
第二輯	六七
碩鼠篇	六七
鞭撻	七七
苦難的故事	八四

小城	九〇
槐花開了的季節	九六
畫像零篇	一〇三
戰爭與春天	一一三
我的師父	一二〇
春機	一二六
山虎和他的馬	一三六
旅伴	一四一
籬	一四七
江上	一五三
旅居	一六六
秦嶺南北	一七二

戰爭與春天

前記

對於這薄薄七萬多字小書的付印，我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惶悚。當它第一次從我手中飛了出去，（那時蒂克兄要編一套文藝叢書，在桂林出版，把它要了去。）我只在倉卒中，把它翻讀了一遍，改正了幾點錯誤，便輕輕地送了走。留在我記憶中的，是很淡薄的一個影子，沒有戀念，亦沒有顧忌。不料後來這套叢書流產了，蒂克兄亦來到了重慶。但這本小書却仍放在桂林，據說書店老板打算單獨印，所以沒帶來。沒帶來亦就算了，不過從此我却多多少少掛念起它來。直到今年六月，王平陵先生說可以把它放進「大時代文叢」裏的時候，我才着了急；擔心這一冊五年來心血的結晶會在別人的疏忽中，消失了。且不管對別人怎樣，對於我，它實在是值得珍視的一點紀念品。

記得是二十七年春天，我們一千多個年青人，拖着那條流浪的腿，從西北的古城裏，翻過秦嶺，柴關嶺，而來到陝南的一個平原，正是菜花黃，槐花香的時候。那時，我們的心浴在驕

爭的狂熱裏，每一個人都想把自己獻給國家，獻給這一偉大，壯烈的民族戰；從沒有人想到自己，想到家，或者像家一樣的小團體的利益。於是我開始記下來，這些滲和着赤熱的血，坦白的淚；跳躍着的汗粒，和一顆無可指摘的心，所寫出來的故事。「秦嶺南北」和「小城」却只是些片斷。然而後來，情形却一天比一天壞了；原因呢？自然不簡單，但是我却永遠的同他們，瞭解他們，——連我自己也在內。因為我永遠相信壞的不是他們，即令他們走錯了路，（可憐的是全都走錯了路。）亦不應該怪他們；理由自然是前面所指出的。因此我在無可奈何中寫下了「畫像零篇」。這時，已不僅繪出了分裂，傾軋的面影，（雖然事實使我無法再寫得明顯一點。）尤其值得浩嘆的，是一些我平日所喜愛，欽佩的那些熱烈，活躍，勇敢，進取的面影，在種種可怕和可詛咒的情形下，摔倒了，幻滅了；用一切能麻醉自己的事物，使一顆年青的心衰老。之後，連我自己亦沈淪起來，亦感到空虛中的寂寥。我很少動筆了，但在我心中却孕育着一個胚芽，我想把經過的這一切，用自己拙劣的筆記下來，於是我寫成了「棧道中的春天」，算是這個故事的序曲。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的心總是劇烈的顫動着。每每，我感到我的筆尖不能夠靈活的配合着我內心的情感向前流，以致許多思潮都從我的筆尖下逃走了，因此，使這些東西更加拙劣。但我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當我在今天，詳細的翻讀着每一篇時，我却又詛咒起我的筆了。誰使它留給我那麼多痛

苦的記憶呢。我像一個衰老的病人，觸到了他的青春；他的青春曾開過鮮豔的，熱情的花呵！我讀着「第三個春天」，便想起那一羣像鬥敗了的狼似的，垂頭喪氣的從山野裏走回來的年青人。我翻開「戀」，使我想到了我們活着的這個現實的世界，離我們最低的理想，相隔着多遠呵。

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我們互相間都隔着一堵牆，牆上掛起自己的招牌，染着自己的顏色，張着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的臉孔，把別人驅於千里之外呢？

望着這本小書的可憐相，我啞口無言。

第一輯

雲海之戀

——寄貓

你記得嗎？華山的雲海。人們都說能夠在華山的山峯上看到雲海真是可羨慕的呢。但是我們不是曾經站在雲海裏，當山風吹過來，雲和霧從我身旁飛過，飛上巒峯，又跌落在無底的深淵裏的時候，望着這大自然的奇變，我們不是有說不出的興奮和喜悅嗎？那時要不是有水泉和水簾洞的瀑布擾亂了那恬靜的山巔，我真能夠聽見你的心在無限的喜悅和歡欣中跳動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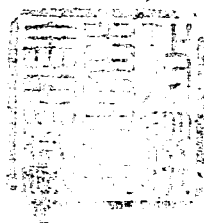
然而那些日子和時光過去了，我們分了手，笨重的卡車把我送到這山國中來。感謝誰呢，在這裏，我又看到了雲海。

是的，我不應該吝嗇我的筆墨和記憶，我要告訴你，這裏的雲海帶給我無限的悵惘，無限的哀愁。告訴你：雖然雲海有着相似，然而心情却不同了。

我們是在一個陰得很沉重的日子裏走向南泉勝地的。人們早就在我的耳旁稱道它的美麗了，然而不巧的却是低低的雲永遠壓着山巒，壓着茅舍，壓着小林；這樣的天是會給人窒息和沉悶



(南)



的感動的。因此最初它給予我們的印象並不如華山的美：雖然這兒的山有着像廟台一樣蒼鬱的林子，蒼鬱的野草，但是灰雲，灰雲却把一切的美，一切的優點全部隱蓋了。

你是會記得的，當我們在爬行華山的山道時，陽光是多麼柔和可愛呢，你走走，不就要躲在大卵石下面休息休息嗎？是的，那時的陽光簡直永遠的伴隨着我們。因此，我記得，當我們剛剛走到青柯坪時，你已遙指着山峯上金黃的屋瓦而叫着了。

還有，還有山河那時亦永遠跟隨在我們身邊，深山裏是多麼幽靜呵！山河碰在碎石上濺起來的泡沫，濺起來的響聲，亦不會敲碎它的恬靜。在那樣的山道上走着，走着，永遠是不斷的山，不盡的水，蒼鬱的叢林；是怎樣深遠的，優美的，詩一樣的境地呢。

但是這次我們的行列却蜿蜒在碎石鋪成的公路上，你會想到這是多麼缺乏詩意而單調的事。直到我們走得兩腿都酸了，才看到了山，看到了水。水是從人工砌成的石岸上平奔下來的，那樣子，如果是從華山的西峯和東峯之間飛奔下來，才真正是水簾一樣的呢。這水簾帶給我些喜悅，濺起來的水花和奔流着的水線，構成一個美麗的圖案。可惜你不在這裏，我想當你看見時，你一定會插着我走下水去，洗洗你的小手帕，或者用你的腳打水，像飛倦了的小鳥一樣用兩翅敲打着淙淙的清水。

但我們却沒有停留，許多人只投給它以輕輕的一瞥，吐口唾沫便過去了。

這夜，我給雨聲敲醒了，雖然是極度的疲倦，然而却仍不能使我入睡。雨聲分外淒冷，在

我的家鄉，在這樣的季節裏從不會有這樣的淒雨。雨聲使我醒來，使我憶起那些消逝了的過去。過去不亦是有着這樣的夜嗎？聽着夜雨敲打着屋瓦，担心着亦許走不成了！但第二天我們却想不到，想不到夜雨帶來了雲海，帶來了偉大綺麗的雲海。

當我站在南泉的草地上望着飄蕩在山巒之間的雲海時，你該會想到我是多麼的悵惘，又多麼的戀念着它呢。

它變化得非常快，我們瞧着它昇起來了，像灰白色的輕烟一樣，蕩漾在灰濛濛的天空，籠罩着山谷，巒峯，叢林，茂竹和茅舍。但剎那間却又沉落了，消散了下去，把那些原來的景物仍然呈現在我們眼前。

你說將來我們再去吧？是的，我們再去。可是在什麼時候呢？將來？是的，那個日子已經不遠了。當那個日子到來的時候，一定是有着柔和的陽光和靜謐的肅穆的晴空，那將是一個莊嚴而又偉大的日子呵！亦許當我們在那個日子快樂的時候，站在華山的高峯上，會望見黃河，它依然帶着祖國的泥沙，奔流向東海吧。

第三個春天

一

第三個春天，菜花開遍了原野，原野是一片金黃。

還是生活在這窄狹的天地裏，瞧着菜花開了又落了，遠山，村莊，茅舍又披上了一層春色。但是心却漸漸的老了。

（心裏不再會喜歡春天了，春天彷彿和自己很疏遠。）

傍晚坐在一片金黃的田原旁，菜花香滲透了枯寂的心，望着淡淡的青山，望着發了嫩芽的細柳，望着粗壯的黃牛站在溪流的草岸上，投下一片蠻大的背影。心彷彿獲得了些許的慰藉。

（因此，我越發喜歡孤獨了。）

二

當大羣的年青人翻過了三月的秦嶺，他們看見了剛抽出小芽的矮樹和青草，他們看見了春天。

於是他們彷彿忘記了風沙的北國，忘記了烽烟燒遍了的中原；他們喜歡春天，喜歡年青，喜歡巍巍的高山；喜歡有着三月的春天，有着無邊無際的土地的祖國，在這裏，他們笑了。

笑聲飛遍了這未曾開闢過的荒原和山崗，愉快雄偉的歌聲，歌咏着祖國，歌咏着抗戰，歌咏着這遼闊的莽原和春天。

（這荒原被大羣的年青人的熱誠和勇敢開墾着。）
於是，年青和太陽便跳躍在春天裏。

三

當三月的風再吹融了秦嶺上擁着的白雪，當溪流再唱起來的時候。

春天又婀娜的來了。歌聲仍然飄在澄清的流水的江上。

這個春天是溫暖的，太陽和人們越發年青了。

（可是，春天却帶來了苦難。）

敵人從遼遠的北方帶了蠻大的炸彈越過秦嶺，穿過萬里白雲，來給我們增添新的仇恨和憤怒了。而一些爲這毒饑追逐着的人們，在這裏，他們開始感到煩悶和不可述說的苦傷了。

（但是，哪兒是安樂窩呢？）

醜惡的毒饑燒燬了村莊，茅舍，燒毀了春天。

（於是瞧着一些年青的勇敢的走了，瞧着一些懦弱的走了回來。）
當春天漸漸走遠的時候，人們亦漸漸的不喜歡山崗，河流和田原。

四

當一片金黃的菜花飛進了窗子裏，飄落在一張堆滿了零亂的書籍的桌案上時。
永遠把頭埋在書頁裏的年青人，才嗅到了春天。
（但春天却已走遠。）

春天之歌

無論在太陽和暖的晴天，或者是陰雲低壓着屋樑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北方的冰雪，和那冰
雪

的季節。
這不也是冰雪的季節嗎？但是却不見了那擁裹身子的皮裘和風帽，不見了吐着熊鞭的焰雷
的火爐；也聽不到窗外狂風嗚叫。那覆蓋着空曠的天，籠罩着安靖遼闊平原茫茫的冰雪，到哪
裏去了呢？

（生長在霧裏的人們是從不會知道的。而那些從遠方走來的人呢？也許正在窗櫺上佈置着
他們的想像，用錦花來引誘那塗紅了的嘴唇，和夢一樣的眼睛的一笑吧！）

然而當那些拖着哀傷的心靈，和僵硬了的腿的流浪者，打這窗下走過時，却流淚了。
（世界便是這樣矛盾的呵！）

二

在霧裏活着的，能夠想到些什麼呢。

——想明媚的南國的春天？

（春天已是不遠了。但不幸的是它不再明媚！也永遠不會再屬於那些慣會在窗櫺上佈置起來他們的夢境的人們了。）

春天和冬天一樣的帶來苦難。

三

可悲的却是那些在冰雪裏枕戈的人們呢。

（朔風在冰凍大地裏嗥叫。靜謐的原野，疏落的村莊，和沒有人烟的遠方……永遠陪伴着他們。）

那些住在霧裏的，沒有人能夠想像得出冰雪的北方，會是怎樣的季節。當狂風捲起來冰凍的大地上的黃沙時，會遮沒了天，遮沒了原野，遮沒了村莊和山崗。夜半，當孩子的啼叫吵醒了母親的夢，聽着窗外風沙的怒號，就會輕輕的拍着孩子的腦袋，帶着溫情的愛，低低的說，狼來了，你聽，狼在叫呢……

（是的，狼在叫，風也在叫……）

但第二天也許什麼都變了。一夜的狂風帶來了銀樣的世界。雪蓋着原野，蓋着村莊。

（也許，當輕脆的笑，在掛着夢的窗櫺上起來時，流浪漢會聽到窗櫺裏的人，怎樣用想像安排着他們冰雪的冬天吧。）

四

在那麼一個和暖的日子裏，我對自己說了：

——不要再想那些吧！它們終究會死去的……

於是當我再給那些匍伏在冰天雪地裏的兄弟寫着我的戀念和記憶時，我說：

——春天快來了，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這裏，只有霧，霧遮住了_了一切，遮住了_了春天。

當槐花再香的時候

當槐花再香的時候，三月的春天就從遼遠的海上，帶着祖國英勇的歌走過來了。

（自然，會有一些辛酸的和甜蜜的故事，伴隨着春天的三月，三月的春天到來。）

一九三七年春天，當我們辭別了長安古城裏，生了苔蘚的屋瓦，肅穆的街道，莊嚴的，帶着古代神祕色彩的牌樓，和漫天漫野紛飛的大雪，捲着細石砂的冷風，愉快的踏上那遼遠的，茫然的古棧道時，我們彷彿告別了冬天和嚴寒；揮一揮手，我們翻過了秦嶺，秦嶺的這邊便是春天。春天的氣息使我們冰凍的，窒息的心感到了南國的溫暖。

於是我們便在這具有南國風味的山原裏，住下來了。

山原的四周是聳高的山巒，無窮無盡的延往天邊。到處是流着清水的小溪和稻田；村落裏，有稻草搭起來的茅屋，嚼着草的黃牛，和樸實勤苦的人民。

這時正是三月，春天。

原野裏飄着春天的氣息，飄着菜花香，三月的風。

三月的風暖洋洋的，使人醉，亦使人沈於幻想。

（我們呢？在這樣的三月，亦有着夢境的春天。）

——從北國那個肅穆，恬靜，莊嚴，偉大，雍容的古城裏，從流浪時的小毛驢背上，從暴風雨在襲着的黑夜，曙光佈滿了天空的早晨，從太陽，月亮，小樹林，河邊，河邊吹着的風，我們帶來了一個難忘的夢。

（是的，一個難忘的夢。）

在春天，人們是更容易沈醉在夢境裏的。我們就沈醉在這樣的三月裏，沈醉在那些茅屋的屋檐下，籬笆的牆邊，牆邊躺着的黃牛和鷄雛，盛開着的小黃花，茁壯的野草。茅屋前搖着肥嫩的枝葉的洋槐樹，洋槐把自己裝滿了一身的白花。

（白花香遍了原野和村莊。）

槐花開了，我們的夢亦開了。

（我們作了些什麼樣的夢呢？你說，沒有人會告訴你。告訴你，你會不會笑我們太稚氣，太熱情，太年青呢？）

——是的，我們是太稚氣，太熱情，太年青了。

（那真算不得是我們的錯，錯的不是我們。那麼，你問我錯的是誰嗎？是誰？但總不該是我們。你說呢？我們是在怎樣的一種心情下，來到了這荒僻的，跟草鞋一樣的，破爛，污穢，雜亂的地方呢？這裏還殘留着割據的，封建的，濃厚的地方色彩，保留着那種不可聞問的氣息。這便是我們的後方嗎？便是那些用生花的筆描繪着的，豐富，肥沃，流着黑油的原野，和

生長在這富庶的原野裏，樸實，勤懇的農民嗎？這難道亦怪我們，呵，怪我們的苛責？）

錯的不是我們，自然有人應該負這個重責。我們是無辜的，我們只有一顆年青的心，跳動着熱烈，勤懇，愛祖國，愛民族，燃燒着反抗烈火的，年青的心。我們不能睜着眼，望着我們的兄弟腐爛下去，像一堆污泥，一池穢水，他們在過着怎樣的生活呀！他們的日子裏永遠看不見太陽，陰雲愁淡的籠罩着他們，使他們變得一天比一天軟弱，軟弱得像一隻綿羊。他們被鞭撻，被唬嚇，被欺壓，有誰來問他們一聲呢？有誰？

（沒有人會憐惜他們的，主子們正做着他們獨霸一方的王子夢；在他的寶座下，這些成千成萬馴服的人民，不都應該作他忠心的奴隸嗎？）

他們爬伏在陰暗，潮濕，沒有陽光的角落裏，呻吟着，我們從山那邊走了過來，他們睜大了眼，從門縫裏張望，那驚異的眼，奇特的表情，是在絮說着什麼呢？

——他們會以為這將是他們的「新主子」嗎？

——「新主子」會給他們怎樣的「德政」呢？

但日子過去了，冬天走遠了，槐花開了；太陽照着這小城的街道，照着屋角，照着躲在陰暗，潮濕的屋角裏的人們，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槐花開了。

他們從黑暗的屋角裏走出來了，互相探詢着，睜大了瞳孔，望太陽，望藍天，望伸到屋頂。

上的綠葉，長了青草的茅屋蓋，他們驚異着：

——呵！世界變了。

——變了，變得溫暖了。

——春天？春天亦來了。

呵，呵，……

他們互相探詢着，望着。最後，他們笑了。

（這該是生平第一次愉快的，心靈深處的笑吧？）

沒有什麼人可以寫出他們的快慰和欣喜，在三月的春天裏，一切都發展着，向着太陽。槐花開着，香着，香遍了原野和村莊。

於是故事和香風一樣的流播着，傳遍了這小小的平原和山城，山城裏的人們都在歡笑着：

——從此，我們的生活要變了。

——我死也不再躲在那個鬼才住的黑屋角了！

——唉，那些要命的老爺那裏去了呢？他們，他們不會再來嗎？不會把繩子再套在我的頸上？

——是老天爺把他們弄走的嗎？是誰把他們趕走了？我的天。

——這不是做夢吧？

——唉，連做夢都夢不到的呀！

太陽照着，風吹着；三月，三月的春天。原野裏走着黃牛，黃牛把它蠻大的身體靠在槐樹上擦癢，它輕輕的一搖，白花像雪片似的飛落着，落了它滿身。於是它走了，帶着花，帶着花香，它走得更從容，更舒散了。

太陽照着，風吹着，三月，三月的春天。籬笆牆角的黃狗睡醒了，爬起來伸了個懶腰。原野是那樣的靜，院牆裏亦沒有一點響息，安靜極了。微風在輕輕的搖着樹葉，陽光在地上爬，大黃狗四圍看了看，夾着尾巴走了。

太陽照着，風吹着，三月，三月的春天。農人們結壯的身體在泥土裏勞動着。春天，正該是翻土的季節呢？下了雨，就要播種了。三月的天是暖洋洋的，風吹得渾身發癢，簡直要倒在田裏了，跟那塊黑泥巴接個吻吧？你瞧，它不是在笑？它說它再也不生長烟苗了，烟苗長大了，人們亦都餓死了。從此，它願意更努力，生長大豆，高粱，小麥，和稻子。

太陽照着，風吹着。人們在笑，小孩子們在跳，黃狗搖着它的尾巴，跟大黃牛一塊從日裏走回來了，老太婆沒牙齒的嘴唇在打顫，彷彿早想說，只是沒說出口，於是喃喃的念着：

——觀世音菩薩，天殺的都走了，世界變了，觀世音菩薩，你再保佑我們幾年吧！保佑我那個「重孫」（註）長大了。我老了，死了，亦閉得上眼，觀世音菩薩。

太陽照着，風吹着。

我們來了，走到茅屋的屋檐下，籬笆旁；起先，大黃狗在叫，一會就向我們搖着尾巴了，小孩子擠攏來，把我們圍得水洩不通，塗着黃泥巴的臉，帶着天真，稚氣的笑。於是，我們說：來，我們唱歌。他們都笑了，張開嘴，大家唱起來了：

向前走，別退後，

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被屠殺，

土地被強佔，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黃狗昂着頭望我們，搖着尾巴；大黃牛扭轉身來，伸長了脖子，向我們叫。
太陽照着，風吹着。

我們唱着。

不久，在飄音巷裏，民衆小學和民衆夜校成立了。白天和晚上，我們一樣的忙碌着，帶着無限的愉快和興奮，工作着，唱着，念着，寫着。

坐在門限上，抽着旱烟管的劉老爹，嗑了嗑烟灰，夕陽把他紫黑的臉膛照紅了，他喊着：
——小牛，小牛！

營槐花再香的時候

劉小牛走來了，夾着一本書，望望劉老爹，劉老爹說了：

——你學的陰子嘛？寫個字我瞧瞧。

小牛笑了，檢起來一根樹枝，在地上劃着，劃出了歪歪斜斜的一行大字：「我是中國人，打倒日本鬼。」

劉老爹看着，笑了。

小牛看着，亦笑了。

劉老爹感到很興奮，他想不到這小鬼居然會寫斗大的字了！於是抽了一袋烟，便向對門坐着的胡老二說：

——民衆學校，硬是要得！

胡老二點點頭，笑了，噴口烟說：

——屋裏的小丫頭，亦都會唱愛國歌了。

他們笑着，風吹着；夕陽笑了笑，落下去了。

.....
（但是我們的夢却隨着春天的三月，三月的春天，像那芬芳的氣息的白槐花一樣的飄落了。）

於是當春天再來的時候，當槐花再香的時候，我們的幾個同伴走了。

當第三個春天再來的時候，我曾經寫下了那些辛酸的，甜蜜的戀念和記憶。因此，我每逢在飄着清芬的香氣槐樹下，就會感到了孤寂中所發出的悲哀。

（註）河南鄉語：孫子的兒子爲「重孫」。

寂寞的心

我無法寫出我內心裏的寂寞，寂寞帶給我無限的哀愁。

我不瞭解一切，到今天，彷彿我是一天比一天糊塗下去，糊塗得什麼都忘記了，莫名其妙了，我爲什麼會變得這樣？

（問誰？問藍天上的太陽？樹梢掛着的月？江邊的風？）
亦許是世界變了，亦許。但誰敢保不是我自己變了。

（是的，世界變了。我亦變了。）

——世界變得越發渾濁了，我亦變得越發糊塗了。

但糊塗却帶給我無限的哀愁。不是曾經有人歌頌着，禮讚着糊塗，說什麼「難得糊塗」呵！開始，我却不瞭解，糊塗又有什麼「難得」的呢？後來，我却發覺我的糊塗是「外在的」，那位先生的糊塗呢？是「內在的」呀！

（那是說，這個世界變了，變得使我糊塗起來。至於那位先生呢？他遭逢的世界亦變了，但他却閉上了眼。）

我不能閉上我的眼，因此，糊塗帶給我寂寞，寂寞帶給我無限的哀愁。

（不是嗎？那些翻滾在塵霧的海裏的人，不是一個個映着他們夢幻般的眼睛，是什麼力量使他們有如此的興奮呢？）

——五十萬？關金？

因此，在塵霧的海裏走着離散了的情人，走着帶着初春情意的夫婦。失敗者眼淚，勝利者的歡笑，在塵霧的海裏翻滾着。夢幻變成空虛，不，亦許連敢做那樣的夢都沒有，便從路上給別人擠了出來。於是帶着無限的悲戚和哀愁，躺在那裏。

（但他却不會忘記，他有一個美麗的夢。）

——那個夢是說他要和他的雙手來創造他們的幸福。

——那個夢是說他對他有海樣的深情。

（但是，當海翻了一個滾，她走了。）

——走了。春夢幻的金屋，金屋的窗櫺上正閃灼着銀亮的燈。

金屋的主人不開了門，裂開了他肥大的嘴，歡迎。

——爲了上帝，你收留我吧。她說。

——爲了上帝，我當供給你所需要的一切。

於是，她倒在他的懷裏，展開了她夢幻般的眼睛，望着金屋的窗櫺。
（窗外，正走過一個黑影，黑影在低低的哀禱；他說了些什麼呢？）

——說：上帝，只有你，你收留我吧。

這時，厚嘴唇壓住了她的嘴，她沒有聽見；她被壓在肥胖的身軀下，做着美麗的夢。

哀禱者亦許走了過去，走到哪裏去呢？在塵霧的海裏，當他再沒有力掙扎的時候，也許就
摔倒在那裏。

我不明白，我怎麼越發變得糊塗？

（問誰？問 天上的太陽？樹梢掛着的月？江邊的風？）

當繁星映着 心靈的眼睛，我寂寞的心越發寂寞了。

望着它，我說：你，精靈的眼，夜的眼呀！

它却笑了，笑了。它說：

——你爲什麼這樣的寂寞？這樣的哀愁？

我搖搖頭。

（你說，我該怎樣回答呢？）

它不語了。它彷彿只是在笑，笑什麼呢？它望見了什麼？

（它望見了把夢幻掛在金屋窗櫺上的人，終於從金屋中給擲出來了。她的青春像夜風一樣
的飛出了窗櫺，像一縷青烟消逝在半空，她倒在路旁了。）

（她想起了那個年青的人，想起了他們的海誓山盟。）

——但塵霧的海把她湮沒了。

我望着夜的繁星，繁星的眼，我說：

——你，爲什麼不說些什麼給我呢？

它只是眯着眼。它不語。可是你叫我去問誰呢？

（問誰？問藍天上的太陽？樹梢掛着的月？江邊的風？）

山城底夜

我喜歡山城底夜，亦喜歡夜的山城。

我有着那麼多溫馨的記憶。啊！亦許一點也不溫馨。不是嗎？當我拖着一雙倦極了的腿，從街頭的塵霧中，踉蹌的走着，走到這矮矮的山脚下，望望展開在面前一片漆黑的夜色，夜色罩住那條通到山上的小路，小路旁的茅草屋，和閃灼在濃密枝葉叢中的燈火；於是，我開始踏上了這塊夜色濃重的小徑，是多麼寂寞的夜呵！沒有人，沒有聲響，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絲絲夜風從繚繞着繁星的夜空裏飄下來，搖着夜的輕翼。但是，我的眼在怎樣的眯着呀！疲倦拖住了我，我要倒在夜的懷抱中了，然而我還是爬上了山巔，爬上了這矮矮的山頭，山風從轉角處吹了過來，我坐下了。

坐下了，汗珠從腦門上流下來，從頸上流到背上了；像一個小蟲輕輕地在爬，但我是怎樣的疲倦呀！我坐在山石上，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簡直一點也不溫馨呀！

但是我却有着溫馨的記憶。

是呵，溫馨的記憶。我望見了山城底夜，偉大的山城底夜呵！遠遠近近，像嵌在夜空裏的

繁星一樣的，山城底夜閃灼着精靈的眼。它在絮說着什麼呢？你說，呵！它說些什麼。

（這裏沒有捲起來的塵霧，塵霧的海，和翻滾在霧海裏的人羣，車馬，蹣縮在香粉氣氛中的哈叭狗，什麼都沒有，都看不見。）

但是，它，它絮說着些什麼呢？

說那些躲在夜的黑翼下的，慣會作惡的人，正做着一個可怕的惡夢嗎？

那個夢驚醒了他，他爬起來，扭亮了夜的眼睛。靜下來仔細的聽聽，窗外，沒有誰在走動吧？沒有誰在竊聽吧？沒有誰在低語？在作着一個密謀的計劃？

沒有，都沒有。他又倒了下去，想着明天，明天可賺進來五百萬，不算多，五百萬。今天，虧了今天的好風頭，呵，呵，還是囤集呀！

於是，他忘記了那個夢，那個夢是，是怎麼一回事？他怎麼能記得呢？誰敢打他一槍？誰敢？連鼻子都不准哼一下，不准！……於是他睡了。

他又做了一個夢，這個夢把他帶上了天空，多藍的天呀！碧藍，恬靜，沒有一片雲，他望着這山城的街，街上流着的人羣，忽然這些人全都倒了下去，倒在馬路上，他們在絕望的呼喊，聲音逐漸微弱，微弱下去了。他看見他們瘦得只剩了骨頭，一層皮亦無法包住的稜稜的骨頭，像一片堆在街上的骷髏，然而他又一轉眼，骷髏們全跳起來了，跳起來了，像迸發的山洪一樣，沖出了山峽！沖上了天空，他一暈，摔下來了。

(還是一個惡夢，他又醒來，汗濕了背，濕了被單。)

窗外，夜的眼睛在閃灼，很靜；夜大極很深了。

我站起來，偉大的山城底夜呀！夜的山城閃灼着精靈的眼。

它絮說些什麼？你說，呵，你沈醉在溫馨的夜的氣氛中了？我呢，我站起來，走了。

黎明前的晦冥

夜行人

夜，無邊無際的夜，濃暗的灰色，漸漸的加重了，加重了，終於只有黑，漆黑。

夜空裏，只有在遠遠的，遠遠的一角，閃爍着幾顆昏暗的星，像走失了路途的羔羊，映着，寂寞，淒涼的眼睛。

夜的原野裏，只有淒涼的空曠，淒涼的空曠呀！小樹林，土坵，村莊，還有誰家的柏樹林，林子裏是一個擠着一個的墳墓，墳墓上生長着叢草，柏樹林每一次在搖着頭的時候，叢草就在那裏叫。

（空曠，寂寞，淒涼的夜呵！

夜行人就在這樣的夜裏，孤單的走着。

故事

——他那裏去呢？

——他去尋找黎明嗎？

——是那樣衰老，頹廢的人呵！

——我相信，他半途會摔倒的，像一隻病壞了的老母羊。你瞧吧，他會摔倒的。

——是呵！那樣衰弱的老母羊，有什麼用呢？

——不，聽說他年青時，很健壯呢。

——年青時？那與現在又有什麼關係！

——這好比是說一棵樹，現在雖然枯老，可是在他年青時曾經扎下堅牢的根基，他還是可

以活着，可以與暴風雨鬥爭的。

——廢話！廢話！我們等着瞧吧。

（故事是說的這位夜行人。）

夜行人衰老嗎？不，他還是很健壯，他永遠都是健壯的。只有在一個短短的歲月裏，他突然變得荒唐起來，把一切正當的事業都置諸腦後，終於，他病倒了，因此惡毒的鄰人便搶去他的房屋，佔據他的土地，那時他只有哀求，而沒有抵抗，人家都說他不行了，他將永遠的，永遠的沉淪在痛苦的深淵裏。就是善意的鄰人亦把嘲笑來譏弄他。

然而時光向前走着，夜行人的健康亦向前走着。

（後來，他總算從病榻上爬起來了。）

但世界上並沒有光，人類是活在黑暗裏，一些惡毒的人們不但不設法驅走黑暗，並且想盡了方法來製造黑暗，這樣，他們更可以爲所欲爲了。

（人們都躲在黑暗的角落裏，乘機而動。）

只有他首先站起來走了。

（他要去衝破黑暗，尋求黎明。）

黎明不遠了

黎明不遠了。

但是在黎明前，世界是晦冥的，昏暗的。

只要走過去這段暗黑的路程呵！黎明就出現了。

然而這段路程是艱苦的，需要一種偉大的毅力，悲壯的精神，堅強的意志。前面是暴風雨，是崎嶇的路，是漆黑的夜。

暴風雨

夜行人孤獨的走着

暴風雨突然的降臨，使夜行人受了意外的一驚。

黎明前的晦冥

然而他並沒有懼怕，狂風從遼遠的北方吹了過來，搖撼着原野，叢林，村莊，搖撼着山巒。暴雨劈頭打下來，打在柏樹林裏，打在村莊裏，打在山巒上。

（可怕的狂風暴雨呵！）

夜行人走着，走在狂風暴雨裏。

崎嶇的旅途

前面是一個小小的山崗。

夜色蒙罩住它，山泉在靜寂裏清唱。遠遠近近全是一片漆黑，漆黑的夜呵！

夜行人逐漸爬上這倏小的，崎嶇不平的山崗上來了。路是窄狹的，荒草和籐葛纏繞着，小樹上掛着蜘蛛網，路上到處是卵石，絆着腳跟。

夜行人走着，從上面摔下來了。

夜行人走着，給荒草枯樹攔住去路了。

蜘蛛網掛在他的臉上。

鮮血流在他的身上。

晦冥的夜色

當夜行人衝出暴風雨的襲擊，翻過崎嶇的山崗後，前面就只是茫茫的原野了。原野是平坦的，空曠的，夜行人吐出一口氣。

（但是他並沒有休息，或者歇歇腳，就又走了。）

漆黑更加濃重了，是黎明前的晦冥呵！

然而黎明就要出現，在晦冥的夜裏遠望着，已不遠了。

這時，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的惡人們，驚異了。

這時，善意的鄰人們，把嘲笑改爲禮讚了。

夜空已不再是那樣的灰暗，映着寂寞的眼睛的星，亦不再寂寞了。

星的眼越來越多了，它們在笑，撒下微弱的亮光，照着大地，原野，村莊，樹林，照着夜行人的路。

黎明

夜的晦冥終於消散了。

在遠遠的天的一邊，黎明的光透露出來了。

夜行人站住了，望着前面黎明的光輝，他被興奮，愉快，和欣慰的情緒襲擊着，流下淚來了。

在黎明的晨光裏，正義的鐘敲着。

在黎明的晨光裏，惡人們一個個倒了下去。

夜行人迎着偉大的黎明，帶着光，熱，和愛，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裏。

戀

現在窗外還落着浙浙瀝瀝的雨，除掉雨敲打着屋瓦，發出清脆的響聲外，四外都非常的靜。屋子裏只有一盞黃黃的燈光陪伴着我：就這樣，半年多了，我用一枝筆和幾本書打發着我寂寞的歲月。

你說你從我的字裏行間看出我對你們，和那一個我自己曾經住了三年半的小城，有着極深的戀念。是的，我一點也不否認。對於那個小城，和在那個小城裏的人物，我有着怎樣深厚濃密的認識和感情呵。

你說：秋天我們走了，彷彿冬天很快的就來到。冬天帶給你們的不是堅強，就像那兒的氣候一樣：無力，軟弱；失望的陰雲永遠罩着大地和人間。因此，你責備地叫着：冬天爲什麼不帶給你大風雨呢？帶給你流血和鬥爭；這樣，你說簡直要糜爛了。

你說：當春天來了的時候，總想使年青的生命再活躍起來，於是，你們大羣的下鄉去了，各個人依照自己的興趣和學科，去作一種深入而廣泛的農村訪問和調查；但是，你感到一點異樣和寂寞。你說，一些熱情的朋友走了，彷彿連春天亦走了一樣。是的，我不能怪你，這是一種永遠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力量呵！你相信嗎？她會永遠帶給我們年青，帶給我們光，熱，和生

命的力。

你又說：夏天來了，但是漢江裏却不能再看見我了。因此你想到不久連自己亦要和她分別時，便不覺有些黯然。是的，那個天然的大游泳池裏，每年不都要拋掉她許多的戀人嗎？這些年青孩子們剛剛和她混熟了，但又不得不爲着新生命的開始，去尋求他遼遠的路了。

但是，我希望這不是一種悲感，而只是存在於人與人間的力，生命的光和年青的愛。

你會不會認爲我這樣的讚美，會多少帶有誇大的意思？故意向你描繪着人間還有這樣可愛力量的存在。不是老早就有人嘆息嗎？嘆息着一些人賣出自己的血，來維持生活，讓那些專門吸血的人，一個個像早晨床頭的臭蟲一樣肥大起來。人間不就是這樣嗎？胖的越發胖了，瘦的摔倒了却再爬不起來。你亦許會問我記不記得那年的隆冬，我倆早上從城裏趕回學校時，躺在路邊的那個老婦，她不是在一夜的大風雪裏，因爲缺少人間的光和熱，而像一片雪花似的，無聲息地離開了人間嗎？

然而我說，人間還沒有逼臨這最後的一瞬。你應該記得，古城裏的故事，嚴寒，冰凍的天，你不是全憑着一腔的熱誠，和無數同樣年青的熱誠和它格鬥着嗎？我們在大風沙的古城裏，點起的一把照澈天空的火，不是用你我的血燃燒起來的嗎？

而當我們從古城裏逃了出來，騎着小毛驢翻過兩個山頭時，太陽把我們的臉和胳膊曬紅了。當我們輾轉數千里，在北方的平原戰鬥的時候，你不是已不怕風沙和饑餓了嗎？而最後，

我們一大羣人，翻山，越嶺，走到大後方時，你不是笑着說：你壯得像一頭小牛了嗎？

我們不但強壯起來了，可喜的是我們更有了顯著的進步。不是，你說我們爲了什麼才在大風雪裏，在北方平原的戰壕裏，和敵人戰鬥着，流出我們的血和汗呢？

像一個離開了溫馨的家的游子，每當夜靜時，便會戀念起他的家。我們這一羣年青的孩子，不亦是爲了戀念一個溫馨的，愉快的，自由的天地而戰鬥着嗎？

直到現在，我仍然牢牢地抓住我的希望和我的夢，把它放在另一個地方。直率點說吧，把它放在我的筆上。你想爲什麼我不戀念呢？當初，我把我的希望，我的夢，從遼遠的北國帶來，安置在那裏。那時，我們年青，因此便用一種年青人的方法，去尋求我們的希望，尋求我們的夢。這樣，你是可以想像出它的結果的，跟隨着春天，跟隨着江流，它像一片花葉一樣的飄了去。從此，我們知道了，這個世界是不會那麼坦白，直率的接受我們的熱情和我們的夢。

正像我在一個地方會到了那麼一個不大不小的人物，當他知道了我的來意後，便搖幌着他的腦袋說：「熱情？噢！熱情是個什麼東西呢？」我想大概他從未會有過一種年青人的感覺，看他的樣子，他的年青是被「頂戴」啃蝕去了。因此他便沒有方法明白：最後，就只能說出可笑的話來：「這東西大概不大可靠吧！」

然而我沒有失望。

因此我急切的盼望：你說的那些不會是一種悲感，對於你，我，那應該是一種戀，一種

方，年青的光，熱，和愛。

讓我們永遠烙印在我們的心上，永恆地抓緊那一點點的熱和戀吧。

黎明

我熱狂的喜愛着黎明。

——喜愛黎明的天，喜愛黎明的原野。

（在黎明的晨曦裏，我有着夢般的記憶）。

我曾經攀登過西嶽華山，在華山聳峻的山巒上，雲霧的海裏，我看見了黎明。

人們說：在泰山上看日出。日出，該是多麼偉大壯麗的景象，但是我沒有眼福，祇讓那些優美的憧憬像春天一樣在我們溫馨的記憶裏飄浮着。

但是你却沒有忘記在華山的西峯上，你說，我們什麼時候去看日出呢？

雲霧把你湮沒了，洒一些露水在你的臉上和髮上。

山巒上，遠遠近近都浮動着這乳白色的雲；乳白色的霧；雲霧的海啊！

古剎裏的鐘在響，當，當，當……

古剎裏的磬在敲，丁，丁，丁……

灰濛濛的晨光，乳白色的雲霧，雲霧的海呵！

從沒有過的寧靜在聳聳高的山巒上，我們迎接着黎明。黎明前的雲霧，和遠天，全是灰濛濛的一片。

灰濛濛的一片。

你說：多麼壯麗的山河呵！

是的，山河是壯麗的。從山上望下去，從雲霧的隙縫中，你窺見了壯麗的山，浩蕩的水，
蒼鬱的村莊和繁茂的田園。

但是，更使你歡躍的是什麼？

金黃的霞光照耀着天，照耀着村莊和田園。

這時你跳，歡呼着，你說：

「呵，太陽！太陽！」

但一剎那，雲霧的海吞去了你的呼喊，亦吞去了太陽。

又是灰濛濛的一片。

古剎裏的鐘在響，鐘，鐘，鐘……

古剎裏的磬在敲，丁，丁，丁……

有一縷深沉的，濃重的清香在雲霧裏飄。

在灰濛濛的雲霧的海裏，什麼又都望不見了。

你失望地倒下去，喃喃地說：

「黎明來了，太陽就會出來的。」

靜

我永遠喜愛着安靜。

在我的記憶裏，靜謐給予我多少懷念。

靜謐的田野，村莊；就是當傾盆大雨落着的夏天，雨聲雜亂的敲打在屋瓦上，樹籬上，但是當我推開一扇樓窗望出去的時候，雨絲就像一層淡淡的白霧，籠罩在大地上的一切，這時會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一直飄上心頭，而在這種異常靜謐的情緒裏，是如何富有濃厚的詩意啊！

還有，那種格外顯得靜謐的夜。夜自然是安靜的，你聽，就彷彿有誰在低語，在唱，那聲音像潺潺的溪水，像一曲微妙的歌，像……像什麼呢？於是你就沉醉在她的靜謐中了。

不管是夏天，冬天，當一片蛙聲向夜空叫露着的時候，或者鄉間的野犬吠着樹影的時候，它帶給我的不是雜亂，煩囂；而是靜謐。往往我在這種靜的情調裏沉醉了自己，亦忘記了人間。

因此，我愛鄉村，愛田野，愛着大地。

當我辭別了那居住四年之久的學院，離開了那塊我熟悉的田野，來到另一個世界裏的時

候，我失去了靜謐。

這裏有着什麼呢？

有霧。雲霧和灰塵。

不管在雲霧裏亦好，在灰塵裏亦好，它總有一種使你厭惡的聲音，一種使你渾身發麻的叫聲；每當我坐在窗前，靜靜的安排着自己的思路的時候，在雲霧裏，塵霧裏，便不斷的送來那種煩人的叫聲。

那是如何令人難過的叫聲呵！

因此，我越發懷戀靜謐了。

於是，我帶着一顆企求的心，在一個日子裏追求希望和愛一樣的，想從這個世界裏逃出去，我很快的走着，跑着，汗從我額上流下來，流在眼睛裏，我仍舊走着，跑着，用最大的勇氣和精力，我要逃出去，後來，當我歇在一片樹林裏的時候，我累了，躺在那裏。

——現在，再不會有那種厭惡的聲音了……

我想。

當我剛剛閉上眼睛的時候，另一種聲音起來了，它不顧一切的直衝到我底心的深處，像一把利刃似的刺着我的心，我爬起來，我看到了這片樹林裏隱藏着的一角紅牆，那種厭惡的響聲和叫聲便一直從那裏衝了出來。

我木然的站在那裏。

這時，彷彿有誰在低語。

——你，可憐的懦弱者呵！

死的搏鬥

離開家鄉的那年秋天，大水泛濫在整個的原野，村莊，祖父說是六十年來從沒有遇見過的浩劫。後來，家鄉失陷了，情形一直便模糊的很，只聽到從家鄉中逃出來的人帶來的片斷消息：說是父親在家鄉一帶領了一些村民在作戰。家呢？敵人一把火燒得精光！……開始，自然感到沈重的悲哀，但後來一想，如此倒也落得乾淨；自己自然用不着顧慮家鄉，就是父親，也省得拖累。但是關於家鄉却永遠不能夠忘懷，也許兒時的印象太深。的確，我酷愛着那寧靜的村莊，和遼闊的平原，而鄉人們的樸實，忠厚，勤奮又永遠使我在心上刻着印記。這二年自己雖然算不得受苦，但時常祝福着鄉人們的平安；然而這天却接到魏寒從家鄉中寄出來的信，信上有使我不能夠讀下去的悲壯的悽慘故事。信是這樣寫着：

雪曼：

你的鉛筆信是在三日到此的，由於某種關係，我昨天上午才接到。……你說我洩了氣，這是實話；我實在是因為病面生出無限的憤慨。一個人躺在旅社內眼看即要垂死，誰照顧我呢？我若不是從家鄉帶來的一些健壯去跟病魔死拚，恐怕這時也難給你寫這「言之無物」的信了。你高興知道家鄉的各種情形，是在我想像中的，複雜而又冗長的記事，現在我尚無功夫

寫。目下因為我的病聯想到去年「病的家鄉」。我順便報告你那瘋狂的瘧疾流行的慘狀吧！六七三三箇月中，有好多人能一連發着這病。好了，再發；好了，再發。每個村子每戶人家，每個人都難免，大家的臉全乾枯瘦黃，都有要死的樣子；甚至有些人家大小幾口同時發，由於無水喝，同時都昏了過去，單等男人打田中回來（他這時剛病好），才一口口的救活。游擊隊，地方團隊嗎？他們受的苦難多，忍饑挨餓的時候長，加上夜間不能好好的休息；再加他們又是集體生活，瘧疾病更利害；但這種病有點怪，當敵人來進攻，或者我們出發，一抖精神，病就跑了。這種病並阻礙不了我們的工作。但更糟糕的病來了，就是「虎列拉」傳染起來，大家的身體本來叫「冷熱病」纏得夠弱，那受住「虎瘦」的攻擊！於是一個，二個……好些個戰士摔倒了，爬不起來，死了；真痛心。我們的戰士不給敵人的機槍所打死，竟為病魔斷送掉性命，冤屈啊……

有一天，是九月中旬吧，我們三個人插了三枝手鎗，迂迴在山邊七里八里的一些村中捉獲奸，或者說是巡邏；經過每個村中都可聽見哭聲，那個街口都有燒「草鋪」的桿草灰堆，不能隔五里地不是新埋人的坑！我當時又難過又好奇，我們儘可能的多走些村莊，仔細考察考察，也不無意思。但是我們怨誰？恨誰？要不是日本鬼子在作鬧，鄉間的死亡不會這樣的利害；至少說總可設法醫治。現在呢？敵人救你嗎，他還嫌中國人死的少，自己病死，日本人更快樂。聽說城中的老百姓有疥癩就得火燒，或用刺刀刺你速死！

死的搏鬥

離開家鄉的那年秋天，大水泛濫在整個的原野，村莊，祖父說是六十年來從沒有遇見過的浩劫。後來，家鄉失陷了，情形一直便模糊的很，只聽到從家鄉中逃出來的人帶來的片斷消息：說是父親在家鄉一帶領了一些村民在作戰。家呢？敵人一把火燒得精光！……開始，自然感到沈重的悲哀，但後來一想，如此倒也落得乾淨；自己自然用不着顧慮家鄉，就是父親，也省得拖累。但是關於家鄉却永遠不能夠忘懷，也許兒時的印象太深的確，我酷愛着那寧靜的村莊，和遼闊的平原，而鄉人們的樸實，忠厚，勤奮又永遠使我在心上刻着印記。這二年自己雖然算不得受苦，但時常祝福着鄉人們的平安；然而這天却接到魏寒從家鄉中寄出來的信，信上有使我不能夠讀下去的悲壯的淒慘故事。信是這樣寫着：

雪曼：

你的鉛筆信是在三日到此的，由於某種關係，我昨天上午才接到。……你說我洩了氣，這是實話；我實在是因爲病而生出無限的憤慨。一個人躺在旅社內眼看即要垂死，誰招顧我呢？我若不是從家鄉帶來的一些健壯去跟病魔死拚，恐怕這時也難給你寫這「言之無物」的信了。你高興知道家鄉的各樣情形，是在我想像中的，複雜而又冗長的記事，現在我尙無功夫

寫。目下因爲我的病聯想到去年「病的家鄉」。我順便報告你那瘋狂的瘧疾流行的慘狀吧！六七八三個月，有許多人能一連發着這病。好了，再發，好了，再發。每個村子每戶人家，每個人都難免，大家的臉全乾枯瘦黃，都有要死的樣子；甚至有些人家大小幾口同時發，由於無水喝，同時都昏了過去，單等男人打田中回來（他這時剛病好），才一口口的救活。游擊隊，地方團隊嗎？他們受的苦難多，忍饑挨餓的時候長，加上夜間不能好好的休息，再加他們又是集體生活，瘧疾病更利害；但這種病有點怪，當敵人來進攻，或者我們出發，一抖精神，病就跑了。這種病並阻礙不了我們的工作。但更糟糕的病來了，就是「虎列拉」傳染起來，大家的身體本來叫「冷熱病」纏得夠弱，那受住「虎瘦」的攻擊！於是一個，二個……好些個戰士摔倒了，爬不起來，死了；真痛心。我們的戰士不給敵人的機槍所打死，竟爲病魔斷送掉性命，冤屈啊……

有一天，是九月中旬吧，我們三個人插了三枝手鎗，迂迴在山邊七里八里的一些村中捉漢奸，或者說是遊寇；經過每個村中都可聽見哭聲，那個街口都有燒「草鋪」的桿草灰堆，不能隔五里地不見新埋人的坑！我當時又翻過又好奇，我們儘可能的多走些村莊，仔細考察考察，也不無意思。但是我們怨誰？恨誰？要不是日本鬼子在作鬧，鄉間的死亡不會這樣的利害；至少說總可設法醫治。現在呢？敵人救你嗎，他還嫌中國人死的少，自己病死，日本人更快樂。聽說城中的老百姓有疥瘡就得火燒，或用刺刀刺你速死！

好了，不再寫下去了；信否，聽便。在我的眼睛中，家鄉的病況是如此，也許另外一些人以為這並非值得大驚小怪的。……

魏寒。 八月

在昏黃的燭光中，我寂然的呆望着那潦草的字跡，心上感到深沈的悲哀和痛苦。但是我能夠作些什麼呢？對於他們，那些粗壯，勤奮，樸實的靈魂；他們不願意平白的死去，但悲哀的是他們再沒有力量繼續和最利害的病魔搏鬥！他們的死去，該是永遠使得我們懺悔的罪過呵！

六十年從沒有過的浩劫呵！

最後我沈痛的想起來祖父的話。

雨和城隍

夜裏，忽然給雨敲醒了。這半年雨輕易不大落，難得下一次大雨；所以除掉感到涼爽外，心裏也輕鬆了許多。

聽着急遽的雨敲在屋瓦上，和偶爾從遠遠的天邊傳送來的雷聲，以及閃電在窗櫺上劃着長虹，使我不能夠安靜的重新閉上眼。躺在那裏，便自然的想起家鄉來。

也許家鄉給予人們的印象太深刻了吧。但亦許是那無法去掉的傳統觀念的薰陶和影響，作爲一個中國人民的人究竟無法忘掉了他的家鄉；何況當家鄉已經淪落，當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爲着他們的祖國的生存，作英勇鬥爭的時候。

離開家鄉的那一年，家鄉正鬧着大水；是快到了秋天的時候，水還沒有退，而戰爭已經開始了，每天可以聽到許多使人興奮的熱烈的英勇故事。但現在想起來，印象給予我最深的，恐怕還是關於在水中作戰的故事。據說那時在保定一帶，我們軍隊在戰壕中作戰，水深齊胸，而我英勇的作戰兄弟，仍整天站在水中堅苦奮鬥，毫無畏懼。一次我軍決開永定河之水，淹沒敵軍數千人；使家鄉中的人民一時忘掉大水的災害，望着漫延在田野裏的大水，裂開大嘴傻笑，興奮的談論着那些故事。但是後來這些故事的結論却慢慢變了質，「天意」，「報應循環」掩

蓋了戰士們的英勇。因之，淹到大水中撈不出來田禾，亦只好跑到城隍爺面前哭訴一番了事。

後來便離開了家鄉，戰爭不可避免，蔓延到家鄉來，現在時間已經拖去了二年的歲月。去年在這裏又給碰上了大雨，一直落了四十天，幸虧沒有造成災害，因之人們亦沒有驚動城隍爺，使那「老漢」安安穩穩的坐在那裏享了一年清福。

今年雨彷彿離開了這裏，人們爲了生活迫切地企望着陰雲和雨，然而雨却始終沒有來；結論便歸咎於「旱妖」身上，其所以有「旱妖」，亦許是人們自己的罪過，但城隍爺却不該坐視；所以人們只好鳴囉擊鼓，抬着城隍爺遊街示衆（也許是示威亦未可知）！反成每當在街上看見那一羣人們狂熱的走過去的時候，想起來正在用鮮血和頭顱來爭取民族獨立生存，而和二十世紀的新式武器抗拒着的戰爭，便不覺有點淒然。

然而事實也只好如此。相信城隍爺解放了的日子，即是再沒有人抬着城隍爺遊街示衆的時候，中國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棧道拾記

車子又拋錨了。

太陽還停留在山頂，山腳下有一條小河從碎石上流過。

遠處有炊煙飛上了晴空。把厚厚的灰土彈了彈，一張張晒紅了的臉孔，爬下了車子，一邊休息，一邊笑。

司機把一張沒有表情的臉埋在機頭裏了，蓬亂的長髮浴在陽光裏，他永遠不作聲！默默地，像永無厭倦似的修理那些殘破的機器。

「大概是無望了」。

夏和我們過了土坡，到前面柳蔭下休息了。在這裏，大家又掀起了無憂的歡笑。

前面是雙石舖，戰爭已把這荒村改變了。勤懇樸實的祖國子孫們，翻過了聳高的山崗，飛越秦嶺，開拓着這蠻荒的地方。現在，到處走動着人羣，從這兒踏向北方踏向西方，這兒鑿了，變了，人們不能不睜大了眼驚嘆。

營安靜的躺在車上，一把雨傘遮住了太陽，她在翻閱「黑地獄」。

「這兒太熱，走吧。」

她輕快的跳下了車，在柳蔭下休息了半天，我們走了。「早知離這不遠，一定來了。」邱說，這時浮雲投下一塊陰影，從我們上空劃過。

我說：「想不到三年啦。」當我望着前面新起的建築停滿了機車的空場流着的人羣，從輕便鐵道上滑過的棉花車，感到什麼都變了，什麼都在跳躍，都在動，便興奮的慨嘆着。

「是呵，三年前，這里只是荒涼的小鎮呵。」

邱胖胖的圓臉上浮着年青熱情的笑。

萱是去年經過這兒的，但是她亦不能不說：

「和去年就不同了，這兒進步太快啦。」

事實是：戰爭使我們的祖國更強壯，更偉大了。

吃過了飯，大家抱着興奮的心和希望，漫步在還崛起的市上了。

「離這兒百里的地方，有鐵礦，煤礦……。」

一位小攤的主人說着，他是河南人，有一張樸實忠厚的臉。

「我，我是去年才從家裏出來，日本鬼，天殺的東西……在這兒不過糊口。」

他笑了，是溫和熱情的笑。

在汽車站，我遇着我的一位同鄉高先生，他說：

「走吧，去參觀我們的附屬工廠，去吧，看看。」

我們在他的熱情的敦促下，一羣年青的孩子們跟他去了，這是一所職業學校，附設工廠是專門修造汽車零件的。

「現在，我才懂得，非建設重工業不足以救國。」

在軋軋的機器聲中，高先生笑着，他是愛文學的，可是現在他居然這樣說了。「這小工廠自然談不上什麼，不過在這些地方還是獨一無二汽車零件製造的處所。」

我們將各部門全參觀了。可惜我們這一小羣沒有工學院的同學，所以大家始終不發生更深刻的興趣。

走出了這工廠的圍牆，我望着前面，前面一條牆上寫着：

「生產建設，鞏固西北國防線。」

我深深地被感動了。

但是這一天我仍然沒有把這地方走遍，晚上：我和萱賭早起。

夜裏下了一點點小雨，有點涼，可是天剛亮。我醒了，爬起來穿上衣服，又睡。聽聽，房子裏有聲音，是萱起來了，我趕忙爬起來，站在那裏。

走出門，萱大笑起來，她輸了，我竟然起在她的前頭。

在小河裏洗了臉，我和萱走遍了這小市；下午我們便帶了一顆興奮的熱烈的心，離開這裏了。

棧道中的春天

二十七年，春天。

山西戰爭的風訊，飛過了長年滾着黃沙的河，闖過了古老的關山，帶到這爲風沙和初春的氣息，三月的風，凝凍着的幾代帝王的城池了。

古城的街上，流着無窮無盡的人羣，車，馬，摩托和卡車亦仍然放肆的在奔馳，奔馳在古長安的街頭。

但人們的心却爲惶恐和不佳的戰事消息所籠罩住了。

然而在凝凍的三月的早晨，當一些人們還酣睡在溫暖和愛撫氣息裏的時候。在清冷的街頭，報販嘶裂了嗓子呼叫着：

「報，報呵！西京日報，好消息呵……」

（報上用大字標着：我軍陣地固若金湯！）
於是人們嘴角上掛着一絲笑，輕快的說：

——不含糊呀！鐵的臨汾。

但是在街頭，在巷尾，在小樹林裏，在屋角，在人們的耳朵旁，謠言却像春風一樣的飄着

呀！像水銀一樣的膿進來了。

——走吧，走吧，五月佔西安。

風一樣的刮到每一個角落裏。

從河北，山東，河南，安徽，那些曾被敵人焚燒了家的，被敵人用機槍掃射，大炮轟擊，炸彈爆炸過的；和一些從水中，泥中，倒塌了的房屋和淹了的田園裏爬出來的，無辜的，不幸的人民，在街頭，巷尾，成羣結隊的走着。疲倦，饑餓，寒冷和不幸襲擊着他們，包圍着他們，他們無告的，在街頭乞討着人們的一點同情。

但是來的儘管來，走的還要走，只有走不動的人才沒奈何的坐下來，嘆一口氣，把命運雙手交給老天。

要走的聳聳肩旁，不屑地說着：

「瞧吧，不早點走，連一隻田雞都不會有了。」

於是，他們走了。馬車裝滿了行囊，倒掛着馬桶，水壺和孩子們的手車，皮老虎，……像一座小山一樣的在街上搖擺着！走過去了。

在這古城的一角，遙對着整日香烟繚繞的城隍廟；有着一片古學院的排房。這裏，住着那些從北平，天津，廣東，福建各省各地跑來的年青人，他們每一個都帶着辛酸的，苦難的記憶，都有着一串講不完的故事。那些記憶和故事是說他們有幾個踏上了戰鬥的前線，有幾個已

爲祖國壯烈的犧牲！還有他們怎樣巧妙的逃避敵人的刀尖，檢查，而安全的投向祖國的懷抱。

二十六年秋天，他們陸陸續續的來到了這古城。從此，古城裏便掀起了抗戰的波濤。寂靜的街頭，巷尾，有了歌聲，歌唱着抗戰，歌唱着祖國；壁報和漫畫亦貼滿了街頭，用大字寫出了英勇的戰事，報導着全國每個角落裏燃起來的民族戰的烽火；給這古城裏的居民們一些新穎的，興奮的刺激，使他們慣於生活在古老，肅穆，平靜的空氣裏的心，多多少少振盪起來。

歌聲響徹了古城，唱遍了古城，振醒了古城平靜，寂寞的心呵！

連賣油條的小孩子，亦都張着凍紫了的嘴唇，在冬天的大風雪裏，在春天冷冽的早晨，唱着：

向前走，

別退後，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但是當謠言吹進了這整日澎湃着吵雜，叫喊，歌唱，笑語的院落裏時，並沒有使他們年青的心感到不安和振盪。

年青孩子們全擁護着戰爭的進行，並且都具有一種強有力的執拗；熱情，和愛祖國的心。顯然，這兒並不是一個適宜的讀書環境，沒有一次有太陽的晴天，敵機會放過了它進襲的

機會；謠言更伴隨着炸彈，在三月的晴空裏，帶着隆重的渾濁的響聲，從遠方走來，爆裂着。宿舍和教室都是在倉促中，臨時湊成的；一切都呈現着不安，動亂的戰時狀態，遷就和對付亦成爲不可動搖的原則。

入夜，儘管古城的路燈和商店的紅綠燈，如何在閃着它們亮晶晶的，發光的眼；在學生的宿舍裏却只搖曳着一盞半明半暗的十五支光的電炬，眨着它昏黃的睡眠。

一切都感到無聊，乏味，雜亂；住得不耐煩的便歇斯的里的叫着：

——讀什麼書呢？人都要發霉了。

於是，便給在戰鬥的前方一個朋友寫着：

「這兒是無法讀書的，很想到前方去。亦許能夠出點力，對進行着的戰爭不會有損吧！不過，你們，會不會不要我呢？告訴你，小夥子，我的槍打得不壞呢。……」

那些聽到了謠言，被謠言啃蝕着年青的心，便詢問着：「搬不搬呢？」
被問的抓抓那鏽成一團蓬亂的，草一樣的頭髮說：

「誰知道呢？」

站在一旁的兩個人說着：

「我就要走了」。

「走了？什麼時候？」

「明天，明天就走，到臨汾去。」

消息很零亂。一些年青人悄悄的，帶着熱情和勇敢走了。可是另一些却正從前方，從戰鬥的原野裏走回來。於是，大家都忙亂着，歡送會，座談會，討論會，歡迎會，飄着年青的熱情，年青的熱和愛。

但是在街頭，巷尾，飄着的謠言却越來越急了；重重的擊着這古城裏人們的心。最終，學校亦決定了。這些流浪的孩子們便亦跟着這個重大的決定忙亂起來。

——走不走哇？

——走！哪兒平安呢？

可是要走的還是跟着學校搬家了。不走的，收拾收拾簡單的行囊，到前方，到砲火瘋狂轟襲着的地方去了。

二十七年三月十六的夜裏。

電燈映照着這古城城外金碧輝煌的車站，映照着無窮無盡伸到天邊的鐵軌。原野安息着，夜無邊無際的展開來，龐大的蠻重的機車，在夜色裏，臥在鐵軌上，一動一動地，大聲的喘息着。

到處是砂礫，叫囂；初春的夜風，冷冽的吹拂着，在靜寂的夜空裏，人們打着寒顫。

我爬上了列車。列車車廂裏塞滿了行李，箱籠和人頭。我在人縫中拚命的擠，擠了半個鐘

頭，才擠到一堆行李上面。於是倒下便睡着了。

車在夜裏開行了。在廣大的無邊無際的，遼闊的夜色裏，向西方，無窮無盡的地方奔馳過去了。

第二天早上，太陽從地平線爬出來，映照著長長的列車時，我們已抵達了寶鷄。

寶鷄是隴海路西部的臨時終點，一個荒涼而又冷寞的小城；車站旁邊搭了無數的蓆棚，一些小食攤和茶爐在經營着。

第一大隊和第二大隊當天就走了。我們第三大隊暫時停留在寶鷄；等前面的隊伍走開了，我們再出發。

出發的早晨，天已大亮了。大家都懷着一顆跳動的，興奮的心。從今天起我們便要永遠徒步了，跋涉八百里的棧道，該不是一件太容易的工作吧？

我們隊裏只有一輛膠皮輪大車，拖着大米，鍋餅，和病了的同學。此外，每一分隊有一匹小毛驢，瘦，小，像狗一樣的駝了沈重的行李，喀喀的在山路上走着。

渭河在山野裏流了過去，碎石在河水裏閃灼着。安靜，幽閉的氣息在山谷，在曠野裏爬着。

越過河，就是巍峨的山巒了。

每一個人都有一支楊木棍的手杖，撐在手裏；或者把它當作馬鞭一樣的在空中揮舞。身上

掛着布口袋，裏面裝着大餅，乾菜，香腸。

陽光溫和的照着，撫愛着山谷，樹林，曠野，和靜靜的流着清水的渭河。

我們輕快的走着，帶着新奇愉快的心情，充滿了年青和興奮的熱力，踏在平坦潔淨的公路上。

走着，歌聲起來了；在空中振盪：

走呵，向前，向前，向前走，

走呵！向前，向前，向前走。

挺起胸膛來，

不要再退後。

前前後後，在山谷裏，在修長的，彷彿無窮無盡的，平坦的公路上，全唱起來了。歌聲清
晰的，高昂的，有力的飄蕩在晴空裏。

山巒開始在我們身旁展開了，無窮無盡的，高高的插在眩耀着三月陽光的晴空裏：風搖曳
着山巔上的草，小樹，和山半腰的麥苗。

把草帽戴在背上的年青人，吹着口哨，在陽光裏輕快地走着，轉過了一個山灣，他興奮的
拍拍前面走着的另一個；愉快的，帶着夢幻般的調子說了：

「瞧吧，喂！當我們走回來的時候，咱們就勝利了！」

那一個被說得心裏癢癢的，笑笑，望望天：夢一樣的過去，家鄉，庭園，溫馨的，和愛的氣息，一剎時都飄過來。在極度的興奮中，他的眼前展開了偉大的勝利！他想不出說什麼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說：

「勝利了，我還要回北平！唉，北平。」

他們正沈醉在夢境裏的時候，後面衝過來兩個年青人，大踏步越過他們去；走着，一個突然大聲的嚷起來：

「喂！皇帝，咱們的皇帝陛下呢？」

說着，前前後後的張望了一下；但公路爬在山腰裏，視線給山石擋住了。

「去吧，皇帝在第一中隊呢。」

「你說是洋皇帝。」

「洋皇帝土皇帝都在。」

於是走在前前後後的人，全都想起了兩位皇帝陛下了。洋皇帝是外文系的，整日滿口「洋文」。土皇帝呢？自然是國文系的了，是書蟲的朋友。他們所以能夠戴上這頂至高無上的王冠，是由於他們全都瘋癲癡癡。

誰嘆息了，亦許是想到沒有得與皇帝陛下同行，有點寂寞之感吧？

當太陽落下了山谷，霞光照耀着薄暮的天空時，我們宿營了。

山風起來了，有點涼，習習的吹着。走在路上的旅人的夾衣，頭髮，和山半腰的小樹，枯草，全在晚風中搖曳着。

追逐着我們，追逐着公路的山河，在這裏迤邐的繞過去，到一個山轉角處消失了。水聲清脆的在山谷裏，在公路旁，在田野裏，大聲的唱着。傍着山河，公路，便是我們的宿營地，是一個小小的，狹長的村莊，有一條被荒涼，冷寞，塵灰，破敗籠罩住的街。板門破裂了，吹着山風；屋角，牆角，街頭，到處撒滿了馬糞，牛屎，一股濃烈的臭氣，夾在晚風裏飄。

當我們踏進這狹窄的街上時，躲在板門裏的山民們，睜大了眼睛，從門縫裏驚奇的望着。幾個年青人走過去，敲敲板門；問：

「喂，老鄉，這叫什麼地方呵？」

一股陰冷的風從板門的裂縫中吹出來。

「大灣鋪嘛」。

說着，板門張開了，穿着破爛的，露着黑棉絮的衣服的居民們，陸陸續續的走出來。這時他們不再那麼地瞪着他們驚奇的眼了，亦許看出我們並不是強盜。

夜在這山谷裏展開了。遠遠近近的山，流着清水的小河，搖曳在山半腰，茅屋角的小樹，小樹林，全消失在無邊無際的夜色中了。

我們住下了。

當太陽再升起來時，我們拍拍一身的灰，又走了，追逐着我們的，還是那無窮無盡的，聳高的山。

山河又跟着我們向前流，唱着歡欣的，愉快的歌。

越走山勢越高了，白茫茫的雲霧，籠罩住山頭，像輕烟一樣的在飛。公路像一條蛇似的纏住了山腰，灣灣曲曲的升上去，升到雲霧的海裏了。山風亦越吹越大了，彷彿還帶着雲霧裏的水珠，涼飄飄的吹過來。

全體都在心裏默默的念着：

——要爬秦嶺了。

但是誰也沒有說出口，全都默默的低着頭在走。公路迤邐的繞着，灣灣曲曲的爬上山腰去了。走着，走着，抬起頭一望，走在前面的人，這時彷彿站在我們的頭上來了。於是大家便都興奮的叫着：

「呵哈！呵哈！加油！」

「加油！加油！」

山谷亦響起來了。遠遠的，隱隱的迴響叫着：

「呵哈！……加油，加油！」

太陽從雲霧的海裏躡出來了，照着這大羣的年青人的臉，照着山谷。風吹着；喊聲，笑

語，歌聲，雜亂的在山谷裏飄着，叫號着。

太陽一出來，就感到了初春的熱辣辣的氣息；夾制服穿不住了，汗從腦門上淌下來，從脖子上淌下來；山風吹着年青人發紅的臉，和蓬亂的頭髮。

整個的山谷中充滿了笑語和喊聲：

「呵哈！呵哈！」

「加油哇，加油！」

濛濛的灰白色的雲，輕烟一樣的飄蕩在山巔；纏繞着山谷。爬到最高峯的已望不見了，烟一樣的，雲霧的海吞沒了他們；山風更猛烈的吹着，汗變成冰珠了，貼在身上，感到一陣陣的冰涼的潮濕。

坐在巨大的頑石上休息着的孩子們，却笑起來了。

「加油呵！加油……」

太陽被雲霧的海吞沒了。

從山巔望下去，你會深深的感到自然的偉大。到處盡是山巒，望不盡的巍峨的山，和纏在山腰中的，蛇一樣的公路；迂迴的，彎曲的，從山角下爬上來，爬上來。這時，公路上走着螞蟻一樣的人，火柴盒一樣的卡車，駝着沈重的被捲的小毛驢，蝸牛一樣的爬着，低着腦袋，吃力的爬上來了。

「呵哈！呵哈！」
加油哇！……

有誰爬到一塊巨大的頑石尖上，烟一樣的雲霧，從他頭上，身上飛着，飄了過去。
偉大的山河，偉大的疆土呵！

第六天的晚上，我們歇在雙石鋪了。

雙石鋪是一個荒涼的小鎮，寶漢公路的巨臂已經伸過去了。從這裏，向天水的巨臂正在張開。

永遠是這樣的走着。中午，從布口袋裏掏出來大餅陪着，嚼着鹹菜和香腸，津津有味地說着，笑着，大口的喝那黃泥湯一樣的開水。晚上，宿營了，伙伙架起鐵鍋，燒着火，煨菠菜，燻肉，燻着白米飯，我們便可飽餐一頓了。

住下了，睡在豬圈一樣的，破落不堪的泥房子裏。

窗櫺殘破了，屋角黑漆漆的，黑洞洞的，彷彿自來就沒有看見過陽光；牆角張滿了蜘蛛網，從茅草搭起的屋頂上，掛下來長長的，一條條的灰塵的鼻涕。沒有門，母鷄在牆角挖了一個坑，張起翅臥在那裏；豬在院子裏擺來擺去，用鼻子啃着黑爛的污泥。

但還是住下了。夜裏給跳蚤，臭蟲，山野間的蚊子，死命的叮着。可是我們睡得還很甜，一天的疲倦，勞累和辛苦，全在這一晚恢復了。

第二天，彈彈灰塵，就又走了。

仍然是無窮無盡的山。

仍然是追逐着我們的小河。

小河唱着歡欣的，愉快的歌。

走倦了的，坐在公路旁的大石塊上，歇歇腳。有勁的，仍然邁着大步走過去了。走着，走着，我們又宿營了。

太陽出來了。

太陽落了。

太陽一落下去，山谷裏的冷風就颳起來，冷颼颼的。

太陽一落下去，黑夜就來了，無邊無際的吞沒了山谷。

在山谷的夜色裏，年青人唱着，跑到山河裏洗洗腳，說着笑話就回去睡了。

亦有睡不着的，在山谷的靜夜裏爬起來。茫然的，在街頭，在公路上，在人家的門前和窗下，悄悄的走着。走過去了，又茫然的走回來了。終於，靠着一株大樹站在夜色裏了。

滿天的星斗，閃灼着。

四外是沈寂的，幽靜的夜。山嶽濃黑的輪廓，灣灣曲曲的，鋸齒似的在河那邊，在村鎮的遠方廣延着。

他望着遠天，望着星斗，聽小河在靜夜裏絮語；夜深了，露下了來；風吹着；他就走了。在路上偏偏就碰上她了。他的心就像小鹿似的蹦蹦着。

於是——伴着她回去吧。誰也沒說什麼，就在黑漆漆的夜色裏，向着村鎮走去了。

走着，他的心不再那麼利害的跳了。望望那聰穎的眼，真像藍天上的星一樣的明媚呢。於是，心裏就說着：

——說吧，說，愛，愛你呢。……

但這是不中用的。沒有說出口，便走進村鎮裏了。窗櫺上有燈光露出來；再不遠，女的站住了，她要轉灣。

「謝謝你」。

她笑笑，轉身便走了。

站在那裏，詛咒着自己的無用；但終於走回去了。

睡是睡不着的，便恨起自己來。房子外面是黑漆漆的夜，驢子在院子裏吃着草料，河流在響，風在輕輕地吹。

——她會愛我的，呵，會的，好好的招護她吧，愛她，大家都是沒有家的孩子呵，誰不需要溫暖呢？……況且，我們一塊從北平，天津，青島，……還有……不過，爲什麼……不必，慌，……時間，還早呢。……可是，等等，等打勝了仗，……回家，不，北平，……結

婚，結……

想着，想着，便打起盹來。旁邊的人均稱的在打呼，吐着氣。他睡着了。——大概天快亮了。

早上，洗洗惺忪的眼，就又走了。

我們在棧道中渡過了十三天的時光。爬過了秦嶺，鳳嶺，酒奠梁，柴關嶺，大大小小的山巒。出了石門，我們便望見展開在我們面前的，廣闊的平坦的原野了。原野裏長滿了金黃的菜花和肥嫩的麥苗。

菜花香香遍了原野。於是我們唱起來了。

我們的祖國是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涯和山林。

歌聲和笑語便飛出了山谷，漂在這一望無際的，廣闊的平原地帶了。

第二輯

碩鼠篇

逝將去汝
適彼樂土
.....

(一)

想起了流浪的辛酸，便會想起那有着廣漠的平原的家鄉，和躲在安靜而又古老的土城裏的溫馨的家。

在茫茫無際的平闊的中原，現在也許正吹着十月的風沙，風沙裏搖曳着聳高的白楊，榆柳，……莽原裏羊羣走過，把鈴聲在秋風裏搖落。從秋天到春天，從肥大的白楊葉子搖落，到

碩鼠篇

小河邊嫩柳抽出了新芽，有晴朗的高闊的藍天，有炫耀着的難忍的陽光，有濛濛的大霧樣飄着的白雪，振撼屋瓦的朔風，和一些粗壯的羊羣。

把笑掛在嘴角上的樸實的人們，滿意的說：「比我們這地帶再好的是沒有的了！」

在遼闊的原野裏，生長着粗壯的樹木，棉花，小麥，紅薯和高粱。春天，麥子在無邊無際的原野裏發着光澤，六月的太陽漸漸的把它們晒作金黃。秋天，人們裂開大嘴傻笑，用四輪的太平車裝滿了大豆和紅薯，把它們拖回家。冬天和春天，把脖子縮在擁腫的棉衣裏，看落雪積滿了遠山，看肥沃的泥土在陽光裏鬆軟，於是又將忙碌了起來，套着黃牛和蠻高的騾馬，拖着閃着白光的犁，犁着那肥沃的原野，接着春天走了，六月又帶來豐美的收穫。

沒有比這地帶還美麗的地帶啊！

誰是這美麗的地帶的主人呢？

自然是那些忠樸的厚實的人民了。他們的祖先便是在這肥美的中原地帶裏發展起來的；那些祖先們依靠了一條流着泥沙的黃河，翻鬆了遼闊的莽原，幾千年他們流着血，流着汗，把一些敵人趕走了，把野馬和走獸驅上了山林，把荒蕪的田園翻鬆……於是子孫們一代代的過了去，繼續着祖先們那未竟的偉業。

現在——

「五千年的歲月呵。」

世界上再沒有這樣富庶悠久的土地呵。

可是誰不垂涎這肥美的土地呢？好像嗅着臭的蒼蠅一樣，從遼遠的四方和海外飛向這裏來了，侵入到這像未曾開墾過的莽原，蚊子一樣的吸着血。

怪誰呢？這些子孫們早忘掉了祖先們創業的艱巨和勇敢，他們在那不可抗拒的力量滾屈服了，讓遼遠來的他邦人民吸血。然而終有那三天不能再忍受了，便像病的巨人一樣的跳了起來。可是，可是怪誰呢？

一些人民早已不能不開始流浪起來，他們拋棄了家，和家裏的一切，踏上茫茫的征途，把辛酸和淚水藏在心底，他們咬着牙走了。

我們這一羣也一樣的流浪着。

但是哪兒是樂土呢？

到處燒着侵略者播下的烽火，狼烟迷漫着所有肥美的原野和村落。現在，在那些往昔寧靜的村鎮裏，在礦場上，在街道上，在胡同裏，一些被殺害了的無辜的善良的人民，血肉模糊的到處亂踴着。甚至那躲到山林裏，荒僻的田野的善良的人民亦都被捉捕了來，帶到村鎮上，不憐惜的毆打，槍殺，逼他們抬沈重的炮彈到火線上，或者給他們打毒藥針而逼他們去持槍射擊他們自己的父母妻女。

於是便茫然的問着：

「哪兒去呢？」

終於一些流浪着的孩子和年青人們攆起手來了。大家誰也忘不掉那個家鄉，忘不掉在秋天
郊野，縱火燒起乾茅草的青烟，忘不掉在蕭條的園林裏，用燒紅了的土塊炙熟的紅薯和花
生，更忘不掉那遼闊的吹着風沙的原野，原野裏的森林和小河，村落和房舍……：

但是——

什麼時候才能夠走回那肥美的地帶呢？

「現在呵！回到家鄉的地帶裏去吧。」

於是，我們的同伴的一羣走了。他們要去奪回和永遠的佔有那肥美的地帶，用他們的血和
汗，去奪回祖先們所開創的田園。

勇敢的鬥爭開始了——烽烟燒遍了中原，年青的孩子們在原野裏追擊敵人，尋求樂土。

(一一)

鬥爭和冬季的朔風一樣的到處颳着。

開始，當那些縹渺恍惚的傳說將要來臨的時光，生長在這肥美的中原地帶裏的人民有點
茫然；在他們樸實的靈魂上漸漸滋生了暗影的芽。

「不會像那些年青人說的吧？」

「是呵！只要我們納稅完糧還怕什麼呢。」

「那是從沒有聽說過的。……」

可是現實却不容情的給予他們苛苦的打擊。先是居住在城裏的地主們走了，渡過了那黃泥滾滾的河。（那裏，人們想着是再平穩沒有的地帶了。）隨後，從遼遠的北方走來一些流浪的鄉民，塵土和沙石把他們磨練得更結實粗壯了，可是他們却帶有一臉的哀愁：於是用事實和傳聞把那些穩實的靈魂敲動了，血流到他們的臉上，便噴着吐沫罵開了。

「當真有這些事嗎？……」

「難道我的老婆亦會給，給……他媽的喇！」

「我們哪兒去呢？沒有錢……」

「你哪兒去呵？這就是你的家，你難道不想想你老子的墳邊在這兒嗎？」

北方原野裏吹着風沙，冰冷的刺骨的寒流，人們一天天的戰慄着，想着不可測的命運。不久，突然像狂風一樣的襲來了，人們到處跳着，漲紅了脖子興奮的說：

「坐着等死嗎？我們是走不了呵！」

「他媽的，回家守着你老婆的門吧！」

「還不去擦亮你的槍嗎？難道你情願……」

「走不了就幹吧！守着你老子的墳。」

年青小伙子全興奮的跳着。在溫柔的陽光裏，翻起了鬆軟的土地，他們挖出了埋在那裏的步槍，機關槍，手榴彈……拚命的用油擦着，村莊沸騰了起來，在荒野裏熱辣的跳動着，夾着沙石的朔風在曠野和森林裏呼嘯着。憤恨的野火，祕密的興奮的在曠野裏，在山谷裏，在蘆葦裏，在村鎮和田莊上燃燒着，爬行着。

「我們是這肥美的中原地帶裏的主人呵！」

於是這些樸實的靈魂開始跳動了，老太太們帶着媳婦和孫女給菩薩燒着香，祈禱兒子們的不安，詛咒東洋鬼子的早死；年青人們早不信這些玩藝了，他們拿着發亮的槍和同伴們追逐着，開着惡意的玩笑。

大地在跳動着，風砂在呼囂着。

二十六年冬天，在中原正吹着北方的風沙時，人們不安的騷動着，消息一天一天的越來越壞了，農人們亦鬧得更其利害了。

風沙在吹着，皚皚的白雪飄落着，中原的樸實的居民們在瘋狂的追擊着他們的敵人。

(三)

三月，難忍的溫暖的太陽炎熱了黃沙的古河。古河是無盡長的荒野，矮樹林和黃沙遮住了人們的視線，遠遠的遠遠的那裡，才有一片黃柳圍成的村莊和人煙。

現在在這黃沙的古河里，却聚集着無數的流民，馬車，他們從自己肥美的田莊裏逃了出來，像無家的野狗似的亂竄着。

「作孽，是誰前一輩作的孽呀！」

老太婆在擰着流下來的清水鼻涕，有着深厚的皺紋的臉孔，被三月的風吹得紫青了，不停的咒罵着，彷彿有誰在耐性的聽着。

「該不是那兩隻母鷄要下蛋了，還有我那頭黃母牛……瞧瞧要是帶着那暖壺多好呵！」

這裏那裏用破布和蓆棚，乾樹枝搭起來的草屋，壞了輪子的馬車，堆集的筐籃和竹筐……搭着孩子的尿布，和溼了的被窩，漏着棉絮的衣服……到處走動着人們，燒着炊烟，在空曠的三月的晴空裏飄蕩着。

「我們就死在這兒嗎？叫老鷹啄去眼珠。」

「那麼，到那去呢？回去嗎？回去尋死嗎？」

沒有聲息了。大家全記起東洋鬼子走來時的情形：用刺刀殘殺着孩子和老太婆，年青人全被拖去槍斃了，毀了他們的步槍和大刀，女人們被裝在汽車上拖去了，永遠不會再回來的。房子，樹林全給火燒成灰燼了，村子裏連狗也找不出一條了。東洋鬼子穿着漂亮的軍裝，歪戴着帽子，把酒瓶掛在腰上，叫着，嘯着，騎了馬在村莊裏跑着，馬蹄子把很深的三月的泥濘都揚了起來，到處搜索着人們和敗退的軍官。用手槍射擊凝凍的天空裏尋食的飛鳥。

一個冬天在殘殺和混亂中過去了。

現在，像沒家的野狗一樣的夾着尾巴了。

「連老子的墳也顧不得了。」

於是便像遠古的民族，驅趕着黃牛，帶着孩子和老婆到處的流浪着。但是他們却永遠忘不了他們的家，老太婆拚命把田契縫在衣袋裏帶出來了，他們終究還是要回去的呵。

這樣，在荒蕪的沙河裏的人們開始動搖，喧嘈起來了，他們對那茫然不可知的運命的網長懼起來了。

一個歪戴着瓜皮帽的傢伙，擠着他一雙狡猾的眼睛，用細小的嗓音煽動着。

「就永遠死在外鄉嗎？終是還有家，還有老子的墳呵！這簡直是自作孽呀。」

「可是我們怎麼辦呢。」

「怎麼辦？」狡猾的眼睛笑了：「爲什麼不走去呢？我們回去把槍械交給他們，照樣完糧納稅，他們不是野獸。瞧，梨園地方的人，他們現在全在種地呢，東洋人連他們的一根頭髮都沒動。」

「滾你是吧，別說夢話了。」

在疲倦的眼睛裏迸出憤怒的火星來了：

「打他！簡直是漢奸嗎。」

「準不是好娘養的。」

憤怒的火燒着，眼睛在惡狠狠的發着光輝，瓜皮帽打飛了，狡猾的眼裏流出淚水來了，道鮮血從耳朵邊流下來了。

隨後安靜了下來，人們太息着。

(四)

在今年，露雨落着的季節，那些年青人們開始用愉快的調子，寫着中原的故事了。隨月和艱苦把愉快帶來了，勝利無異的是屬於我們的了。中原的日月，風沙和平原，房舍和村落，全在笑着了。

然而他們記得那些，那些頑固的人民苦惱的嚷着：

「我們不聽，不聽那些騙人的話！我的孩子，母牛和小豬哪兒去了？」

「全是他們呀！老天爺會報應他們的。」

羣衆對他們是那麼的不信任。可是他們自己用熱情和毅力和艱苦鬥爭着。

「只要我們，我們一齊幹呀，家還是我們的。」

五月，羣衆從黃沙的古河裏起來了，帶着馬車，竹筐挑，孩子，女人……帶着步槍，火槍，鐵槍，手榴彈，和一門從小河裏撈出來的鋼炮，揚起了五月的灰塵和黃沙，帶着一身的疲勞和困倦，他們瘋狂的向家鄉出發了。

在炎熱的六月，樹葉子從不搖動的季節，從枯乾的平原上，炎熱的黃沙裏，他們像暴風雨似的襲擊來了，終於奪回了他們的家。

於是，忘記了炎熱的季節，忘記了剛流過的鮮血，人們瘋狂的飲起酒來了。

「你妹妹喲！老子，老子……」

「可憐我那頭黃牛呵，他媽媽的。」

摔碎了酒碗，人們互相牽扯着，飽經風霜的蒼老的臉上，粗的青筋暴漲着，裂着大嘴傻笑，把燒牛肉吐到別人的臉上。罵着。

.....

九月帶來了豐美的收穫。

黃牛和騾馬拖着閃光的犁，又在翻鬆哪些黑油油的田野了；小鳥在樹林裏歡叫，太陽溫和的笑着，高闊的晴空，遠山，村莊，小河，房舍，晚風，炊烟，家鄉是我們的了。

鞭撻

我會聽見過，在靜寂的夜裏，被鞭撻者的呼喊和潑泣。

這該是人間最淒厲，最慘酷的聲音吧。

但是，我亦曾聽見了鞭撻者的冷語和狂笑。

那真是一種無法描述的聲音。在人間，我從沒有聽到過有那樣的詞彙，可以來形容那種狂笑的響聲，它像一陣陰冷的，刺骨的寒風，從年代久遠，深沈的古井裏吹了出來，狠狠地襲擊着我的心。

我應當告訴你，那是一個隆冬的月夜，在北方，剛剛落過一場大雪，大雪覆蓋着原野，山崗，樹林和村落，在有月光的寒夜裏，這樣的景色，會使你感到無邊的深遠，遼闊；當一陣夜風捲起來地上的雪花，把覆蓋着屋瓦的積雪吹落，飄在你的髮上，躡進你的頸項時，你會發出驚喜的呼喊！雪花融化了，冰冷冷的像一個小蟲在你身上爬，該是多麼富有情趣，富有詩意的夜呵！

但是，就在這樣的夜裏，（什麼時候我才能再倦臥在風雪的夜的懷抱裏呢。）我聽見了那淒厲的慘叫！

那該是人間最慘酷的聲音吧？

聲音是從隔鄰的古廟裏傳出來的。那時，我亦住在這古廟裏，不過，兩邊用牆隔開了。那邊，住着些「皇協軍」，他們的來歷和任務是沒有人知道的，人們只是看見他們荷着槍，戴着塵土從遠方走來，擲打磚打身上的灰，便在這破廟裏駐下了。

住下了，謠言風一樣的吹開了。

人們說：他們是來替鬼子搜刮我們的呀！

人們說：我們的日子怕沒法過了呢。

然而他們雄糾糾的在街上走着，挺着胸，把眼睛望着天，天上亦許有一片雲，有一羣烏鴉飛過。但是他不管這一切，他心裏在想：

——這世界是我們的了。

這世界原是屬於和平和寧靜的。當戰爭像一陣狂颺的風暴，打從這兒掃過，人們只在一度極大的紛擾和不幸中，渡過了那些不堪設想的日月，雖然一些房舍給彈火洞穿了，焚燒了，留下一堆瓦礫，一堆灰，和累累的彈痕，但是和平和安寧還是姍姍的走來了。

走來了，這村舍便又恢復了它前時的和平，寧靜和安樂。

走來了，人們逐漸的淡忘了那無情的焚燒，爆裂，和洞穿了一切的彈火。

老太婆坐在門樑上，打顫着沒牙齒的嘴唇說：

「觀音菩薩會保佑我們的，長毛賊打來的時候，大霧捲起了我們的村莊，觀音菩薩不叫賊來我們這裏，賊兵一輩子也來不了，你瞧呀！他們停都沒停都跑了。」

孩子望着祖母慈祥和愛的，佈滿了皺紋的臉，不滿足地說：

「可是，奶奶，爲啥觀音菩薩不保佑我們那座草屋呢？」

「瞎說！」老太婆輕輕的敲了一下孩子的腦瓜：「真是罪過，你再瞎說，觀音菩薩會罰你『光棍！』」（註一）

街頭巷尾，到處都飄流着這種滿足的，愉快的情緒和談話。

——鬼子全國亦不過三千萬人呀！我們十個對一個，也對得過。

——所以嘍，他們來那麼三個兵，能管住中國呀！

——哼！連我都管不住，管住中國？

日子是和平而又寧靜的。

（彷彿戰爭並沒有發出，現在，在那裏也嗅不到戰爭的氣息。）

這狹小的世界是和平而又安靜的呵！

從秋天到隆冬，我躲在這古廟裏，廟裏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和尙，一張慈祥而又和愛的臉，忘一個結壯的身軀，那時，我在讀幾本心愛的書，雖然我已準備出走，但是因爲決定日期在春天，因此我還不能不耐着這北國冬天的風寒。

當這一隊兵踏進了這和平的村莊後，一切便都變了。

都變了，連烏鴉亦飛走了。

彷彿冬天更加嚴寒。

街頭巷尾亦不再有那種健朗的笑了。人們跟隨着這一切，變得沈默而又愁苦，像一塊陰雲遮住了三月的晴天。

我的心情亦變得愁苦和憂鬱起來。

老和尚却不作聲，他只是鎖住眉頭，在羅漢爺爺面前許願：——但願，但願保這一村人的平安。

那些僞軍在街上趾高氣揚的走着，望着天，把濃痰吐在人家的門板上，作着惡意的鬼臉，得意忘形的笑。

他們說：爲了東亞的和平，我們揭起除暴安良的義旗。

他們說：爲了老百姓的幸福，我們來保護你們經商和種田。

但是，連烏鴉都飛走了。

黃狗看見了他們，亦垂着尾巴跑掉。

——和平和幸福在那裏呢？都是放狗屁。

（狗屁亦有點氣味呢，爲什麼這和平和幸福的氣味，都不能使人嗅到？）

於是，有人在設法逃跑。

——走吧，有狗屁的和平和幸福帶給你。

——瞧吧，不走，就吃他的「衛生丸！」（註二）

走的走了，沒有走的還守着他祖宗的老墳。

我是無法走的，整天，我蜷伏在古廟裏。

大風雪終於降下了。一夜的寒風，搖撼着大地，山谷，村落，樹林和屋瓦。大地在呼嘯，山谷在呼嘯，樹枝在互相摩擦，狂風從靜寂的夜的村落裏掃過去，捲起來街上的牛屎，馬糞，枯樹枝，破布屑，繩頭，捲上了天空，漫天漫地的在飛，在呼號，飛着飛着的，就摔落在誰家的屋瓦上，院落裏了；亦有掛在乾樹枝上的，風息了，還在乾樹枝上搖曳搖曳的。

在這樣狂暴的大風裏，雪花飄下來了，有銅錢那麼大，漫天漫地的在飛，一剎時，山谷，田野，樹林，村落，全都變了，變成白皚皚的銀色，在靜夜裏，閃耀着亮晶晶的光。

我從五里遠的一個村莊裏走回來，就在這樣狂暴的大風雪裏，在寂寥無人的，捲着風暴和雪花的原野裏，我跳着，跑着，與大風雪抗爭着，幾次，我都要摔倒了，但終於掙扎過來，站穩腳，又向前跑了。

很久，很久，我才回到了這古廟的門前，汗已濕透了 my 內衣，雪花凝凍在我的身上，臉上和髮上也掛着冰塊，一停下來，我就叩門。

老和尚用他年邁的腳，在大風雪中跑來，拉開門，就一把拖住我，急喘喘地說：

「進來，進來！」

門拴上了，老和尚把我一直拖到一個臨近那邊廟舍裏的一個窗櫺下，在那裏，我聽到那厲的鞭撻撞着垂死的嘶喊。

只在一秒鐘內，我渾身都變成冰冷的了，汗已凍結了，冷冰冰的貼在我的身上。

那邊却突然爆發一陣冷笑，接着：

「你說，你每月領重慶多少津貼？」

沒有回答。只有那低微的，彷彿垂死的喘息。

「不說？」

沒有聲音。我却渾身發着痠聲，打着寒戰。

噉！噉！噉！

在皮鞭的抽打下，淒厲的喊聲叫起來了，尖銳的，嘶啞的，噉……噉……
彷彿一桶冰水從我腦袋上灌下來，我戰慄着。

老和尚合着掌，跪在窗下了，他喃喃地唸：「南無阿彌陀佛！」

我流下淚來。

窗外在飄着雪，風在呼號。

破！破！破！……

噢……噢……

這淒厲的垂死的叫喊，撕裂了我的心。

我戰慄着，抖着，我說：

「走吧」。

老和尚站起來，嘴裏念着：「罪過！罪過！」

我扣上門，閉上窗，把自己蜷在厚厚的棉被裏，希望躲開那種淒慘的喊聲，把自己暫時沈入夢裏，但是都沒用，都是徒勞，一整夜，我無法合上眼，那淒厲的叫聲，在呼號着的風暴裏，一直沒停止的在我耳畔響着。

第二天，太陽出來了，照着大地，大地閃着耀眼的銀光。

（註一）北方土語，稱單身漢為「光棍」。

（註二）北方土語，係指槍彈而言。

苦難的故事

每當夜晚歇下來的時候，便會凝視住屋頂，房檐，白雲或者樹梢的月光，流下淚來。

這夜我們停留在一片樹林裏，夜很涼，沒有月光，從濃密的枝葉裏可以望見藍的天。繁密的星。遠處有犬吠，伴着夜風送過來，使人感到從來沒有的淒涼情調。

過分的辛勞，已經迫使我們不願再說一句話；那粗壯的年青夥伴，更早已睡熟了。

在犬吠聲裏，繁密的星空下，我依着一株樹；望着遠處的天，默默地想着那些悲愁和苦難。

夜半，突然那年青人在睜着：——

「殺吧……殺呀……殺呀……」

於是便從昏迷的夢中醒來，那年青人自己也醒了，正揉着一隻眼睛。

「你又說夢話了！」

他搖晃着腦袋。彷彿有說不出的苦惱和悲憤，其實我是曉得他的哀愁的。

「該不是又想起你爸爸來了……」

他愁悵地望着天空，望着黑茫茫的原野，犬吠聲已經低落下去了。

「倒是有點冷呢。」他打了個哈欠：「悔不該多趕一程呵！」

我沒有再說什麼。我早已被重重的痛苦壓住了。但是那粗壯的年青夥伴呢？痛苦的回憶也許正噬着他那樸實的靈魂吧！

是的，我不應該忘記我們相逢的故事吧。在一帶山脚下和村落裏，傍晚，像幽靈一樣地，失掉了年青的力的人，帶着一身的疲倦和痛苦，停留下來了。於是，該祝福誰呢，我這被洪流沖毀了的人，像在家鄉裏一樣地，被收容起來了，接受了慈愛和溫暖，熟悉了那些樸實的靈魂，那粗壯的年青人伴着一位年邁的慈愛的父親——是個固執的老人呢。」在一個日子裏，我遇到了這家庭裏的父親。這時，他正坐在房門裏抽着一袋旱烟。

「就我這一條老命了，八十年了……」他用力地咳嗽着，噴着青烟：「拚了吧，拚了也乾淨！」

村子裏別的人家全逃光了，一些東西也許帶走了吧！這家庭裏只剩下這位固執的老人；那粗壯的年青人呢，也許爲了他的老父，他不情願離開他吧。

整天，那老人固執地反覆地敘述着那句話，抽着旱烟，聽着靜寂村莊裏，空吹着的犬聲；也許會有說不出的凄苦吧。

記不得是那一個晚上，月光照在這寂寥的大地上，村莊像沈到了海底樣的靜寂：那老人躺在坑上，嚶啞地說着斷斷續續的話，夜風沙沙地吹着。使人感到說不出的悲苦和淒涼，家呢？

慈愛的父母呢？……那一切，想着便會流下淚來。但是，那粗壯的年青人，突然走進來了；他是傍晚離開家說是要到那裏去一趟的。於此便望着那強健的影子：——

「回來了，該不會受驚吧！」

他點點頭，在日光下可以望見他那浮着笑容的臉色。

「父親呢？睡了罷。」

「不睡還幹什麼！反正我就這一條老命了，完了就算了……」

那老人像有說不盡的氣憤，喘着氣。

但那年青人拉我到後面去了。從樹背後，他提出一枝步槍來，在月光下，長刺刀閃着亮。

「呵！」我驚訝着，他拍了我一把。「從哪兒弄來的啊！」

「山坳裏，那裏，一個鬼子不知啥時死他媽的去了。……我拾來的呢。」

他又提出了彈帶來，可惜只有二十五粒了，我檢視那枝槍，倒是很好的。只是有些日子沒擦了，所以不大光滑。

後來，我們的日子很平淡。這村落傍着山麓，只有十幾座房屋，人又都走靜了；彷彿天地上只剩下我們這三個靈魂。那老人除掉感念上天對他的保佑外，也不再那麼愛牢騷了。我呢，因為在這裏已有了相當的日子，不願再呆下去了；換個地方，也許能夠作些事呢。

那天，我們坐在院子裏談天，我談：——

「我該走了。在這裏久了，只有麻煩你們，心裏實在有點過不去！」

那老人趕忙扣了扣烟袋，大聲說着：——

「那裏，那裏，四海皆朋友，這年頭，還說什麼呢？」

「實在，我不應該呆在這裏……」

我覺得臉紅，像死屍一樣躲在山坳裏……

「說起也是，只是現在路不好走吧……」

我那粗壯的伙伴說了，他像在想什麼。

夜風從天空中吹下來，我沒有再說什麼，大家都很沈靜。

這樣，日子又很平淡的過去了。

但一天夜裏，槍聲突然響起來了，像急劇的雨打在洋鐵房頂上。於是我和那年青年人爬起來，找到了那枝槍，伏在房角那裏靜聽着，槍聲像從很遠的地方送過來……這時那老人也醒了，揉着昏花的兩眼，摸索着。

「完了，完了，我這老命完了。」也踉踉地從房子裏奔出來，摸索着。

兒子急得躁躁，這時街上已經有了吵雜不清的人聲和馬嘶，槍聲已停止了。那年青年人把父親推進了房子，大聲說着：——

「不要鬧，外面已很亂了！」

「完了，完了，拚了吧。」老人掙扎着，但終於倒在床上了；拚命地喘着氣：「完了，……只是死在鬼子手裏！」

我們爬上了房，從夜色裏看見街上有稀疏的人影，亂跑着。那年青人要開槍。

「不行！那不行的！」我趕忙的阻止。

於是他停止了。

但是誰能夠阻止我們憤恨的火焰呢。我們眼裏迸發着火星！熱血沸騰着；望着街上的人影，我們不知道要作些什麼才好。

在夜色裏，遠遠的有三個人影子走過來了。

我們挾緊了槍，瞄準着。屏住呼吸。夜風從我們的頭頂上拂過去。

碰！

街門被打壞了。不清楚的吵聲便叫了起來。

「人的有！」

一個粗矮的人影跌進了院落。平端着槍，刺刀在夜色裏閃亮。

我們按住了憤恨的怒火，靜待着這一切的變化。突然——

「完了，完了……殺吧！就這一條老命了！拚了你們！」

那老人從房裏跌了出來，像喝醉了酒的醉漢，暈着。這一刻，我們在暗中戰慄着。

嗚！嗚！……

突然，那年青人開槍了。跌進來的囚鬼隨着槍聲跌倒了下去。但街上馬上有了騷動了，人聲，馬蹄聲雜亂的響着；槍聲也從四處響起，我們跳下了房，扶持着那年老的父親從牆上爬過去；希望從小巷裏逃走……但槍聲把我們包圍了：夜空裏飛嘶着槍彈，不清楚的喊聲也在夜裏嗚着。

當我們轉過了巷角，那老人中了流彈了。

「哎喲；……完了，死在鬼子手裏呵！」

我們能夠作些什麼呢？那老人躺下便完了，祝福他吧。

年青的同伴流着淚，固執地要跑到街上拚命……但是我們的力量太小了呵：

「不要白白犧牲吧！……」

於是我們走了。

天亮，我們翻過了那座山，躺倒林子裏，才喘出一口無可奈何的悲憤的氣。

「還是走吧：報仇的一天總會來到的……」

年青的同伴沒說什麼，他忍住了不能忍耐的悲痛，偷偷的流着淚。

小城

三月，當槐花香充溢着蓬闊的原野和寂寞的小城時。

從那遼遠得爲人們所不能夠想像的「馬路」的巨臂上，居民們開始睜大了眼睛在不暇的接視那些從「天那邊」的地方所走來的人們。

他們開始是驚訝，也許是不安：對於那些新來的人們的一切，都感覺到不熟悉和隔閡。但這些人們呢，他們彷彿很快樂的來到了這裏。

於是這小城的居民們，從此便漸漸感覺到彷彿一切都在變化了；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活，也開始不安起來。

起初，在這小城的居民們的眼裏，那些生疏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不可思議和不可想像的魅_力；迫使着他們對自己的一切覺得不大調和起來，門，窗，街道，小樹，茶館，大煙燈和自己的黃臉孔，削瘦的身軀，一切；世界是變了。

漸漸地，人們開始在茶館裏談起這些生疏的人們了，因爲那些人已經開始和他們接觸了，茶館是這小城裏的居民們最好的消遣聚會的處所，從清晨到夜晚，向沒有清冷過，炭火爐在吐着紅焰，茶噴着白氣，喝着茶，有人便開了他的話匣。

一天，茶館裏的人們傳播着一個新奇的消息，這消息是以無比的速度流播了整個的小城。

「男學生女學生合演文明戲！」這天，一個漢子很吃力的紅着脖子背出了這句話。聽着，那些人們心裏都像小鹿似的在跳！

「鬼兒子！」突然，一個人罵起來，狠狠的吐了口吐沫：「你知道他娘格屁！」被這突俗的一擊，人們的視線轉了過來，瞪大了眼睛向這裏瞧着。——

「宣傳抗戰！」接着，那個便像炸彈樣的從口裏迸了出來。是對那個意見的修正。這炸彈的聲音使得人們心裏很利害的跳了一下。但這一擊却使那一個紅漲了臉，跳起來便

罵：

「鬼兒子你知道屁！」

這樣，兩個人扭着便打了一架，打得彷彿很痛快，很安然。別的人們仍然安閑的坐在茶館裏，用舌頭舐着碗沿上貼着的茶葉，亂吵吵的嚷着：——

「她媽算嘍有格屁打頭！」

但是另一些人也許是感到些微的不滿，吐着口沫，譏諷的在罵：——
「鬼兒子嘍！」

大家用白眼角瞅着兩個鬼兒子在喘氣。

可是，不大的工夫，大家全都忘記了那回事，仍然很舒適的坐在那裏，喝着油泥的茶碗。然而消息却像風一樣的颯開了，滿城裏的人們全曉得了這新奇的動人的消息。並且越傳越來得離奇了，像一個已被誰看見過而才述說的一個神奇的動人的故事一樣。

於是，人們便開始靜下心來等候着。

但那爲這小城裏的居民們渴望着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一天傍晚，人們開始很興奮的用最大的努力來傳遞着這個消息。

「晚上嘛！她媽你懂得格屁！」

那個便眨眨眼不滿的走開去。

晚上，街上的行人們開始緊張起來，帶着一股像暴風雨將要來臨前的忙碌和興奮，睜大眼睛在搜索着街上的行人。一刻，消息又像迅風一樣的傳了來，洋學生們已經男男女女全體出來了，是一條很長的行列，擺在狹窄的街道上，担水的苦力和小腳娘們全被擠到鋪子的門板裏，擠得在喘氣……可是街上却像雷一樣的震着巨響，海一樣的吼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這緊張的空氣緊緊的壓着這小城裏居民們的心，那巨響使他們感到心跳，喉嚨裏也像塞着一些東西，想吐出來，但又一聲雷樣的吼聲，使得居民們跳起來了。

「蔣委員長萬歲！」

這巨大的堅強的行列在小街上，在震蕩着海樣的怒吼的漫空裏，走過去了。後面追着無數的野毛孩子，小學生，他們興奮的搖着從地上檢來的摔折了的旗幟，火燭把，搖着，用全身的氣力望着前面行列的喊聲：——

中華民國萬歲！

這樣街上的一些居民們隨着這偉大的行列走向民衆教育館的操場上了。另一些居民們開始把頭縮回板門裏，呆在昏黃的燈光下，想着剛才的那一切；心裏便很劇烈的不止的在跳動，並且開始感到眼前的一切是那麼空虛，但是又說不出所以然來，總之心裏覺得有點茫然，彷彿誰在暗中輕聲的說：世界是變了。

這天夜裏，在那廣大的空曠的操場上，無數的人們，年青人，老人，孩子全用他們最大的氣力拚命來喊，大家興奮得想跳向天空裏，但天空是遼闊的，空曠的，夜風正輕輕的吹下來，吹着人們發燒的臉孔，跳動的心。

後來，人慢慢的靜下來了，台上的燈光也亮起來，戲是開始了；人們全睜大了眼睛望着那裏，雖然很不清晰，並且連那些話也聽不大懂；但是當人們看到一個凶惡的臂上纏着紅太陽的黃衣兵扯一個鄉下女人時；他們全是那麼憤恨的吐着口水罵：——

「禽媽，鬼兒子啲！」

但是，那被咒詛的兵突然被一個鄉下年青人打死了，很狠狠的倒了下去居民們的心裏才吐

出了一口氣。

總之，這使小城裏的居民們開始感到了從沒有接受過的感情和想像。當人們開始散去的時候，他們也許是帶着無限的興奮，但也許是悲哀，因為那些表演太使人感動了。總之他們從此覺得一切都大不同了，彷彿那一切都隨着夜裏天空中震蕩着的喊聲和人羣，火把，夜風……連世界全都給變了。

從此茶館裏也便增添了不少新奇的動人的故事，這些故事顯然使得一些人比從前興奮了，活躍了，他們開始學會了大聲的豪笑（他們一生從沒有像這樣笑過……）連茶館裏那拉風箱的小鬼也變得和從前不同了。假若老板娘的爛紅眼再瞪他的時候，他總是拚命的使炭火爐往外吐着長的舌焰，或者是吐口吐沫，不滿的罵：——

「紅你娘格屁喇！」

那天，一個故事像風一樣的傳播開了，故事是這樣開端和結束的：——

私塾裏的老學究一生都是反對洋鬼子和假洋鬼子的，今年他聽着從「天那邊」走來些假洋鬼子的洋學生，並且說男女混雜不清，已經早就激烈的反對起來了。他尤其是反對假洋鬼子的洋歌，噁噁喳喳的不像回事；可是，世界終究是變了，那天他正端坐在太陽下的太師椅上，忽然他的一羣小鬼們在那陰森森不見太陽的神殿裏唱起來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那尖銳有力的高昂的歌聲一直衝過來，像尖風一樣的灌進了他的耳膜，氣得他的臉變紫了，喉嚨裏噴着無名的狠煙，狠命的從太師椅上跳起來，但跌下去的時候，從此便永遠斷了氣。

槐花開了的季節

傍晚，虎虎歇下來了；太陽正掛在綠蔭的樹梢，一片金黃洒滿了原野。

原野裏是靜靜的，太陽的斜暉映照著半人高的麥苗，遠處的人家已經飄起來炊烟；天空中有着片片的白雲，老鴉正從遠方向這裏旋飛；那裏，這裏，人影正蠕動着，悠閑的走向家裏。虎虎累得閉上了眼，他走到哪兒了。他不知道，他疲倦得要死。從家鄉裏跑了出來，一年了，他到處流浪着，像一個小乞丐，人家也正把他這樣看待着，甚至污辱着，鄉間的小孩子更和他開着惡意的玩笑，把石頭擲在他的頭上，或者讓二條大黑狗追逐着他咬，使他急出一身身的汗，拚命的逃跑。晚上，當歇在破落的廟宇中或房檐下時，他便會想起家，想起爸爸和媽媽，還有天真的翠翠，而張開口痛哭半夜的。

但是歲月 and 苦難使虎虎漸漸的變了，也許他更變得堅強了吧！他不再痛哭了，當他受了痛苦和污辱時，他咬着嘴唇，讓眼淚往肚子裏流。有時他也會想起是誰讓他受了這苦難呢？是誰？是誰把爸爸殺死了，把媽媽和翠翠搶去了？是那些魔鬼！連這些苦難也是那些殺人的魔鬼賜給他的。

苦難使虎虎懂得了更多的事情，他把這許多苦難的遭遇和從前聽來的話聯想在一起，他覺

得他想出的是對的。後來，每當他跑到一個村莊裏時，他便把他的遭遇告訴了人家；這樣，他被一些善心的老太太憐憫着，他接受了無數的溫存和愛撫；並且因為他長得粗壯，結實和可愛，幾次他都被人家留着，可是他不自願。

「我得去替爸爸和媽媽報仇呀，還有翠翠，他們都給小鬼殺死了。」

說着，他流下了眼淚。

「你還小啊！跟我們過活，遲二年大了再去呀。」

老虎噙着眼淚搖搖頭。

這樣，老虎流浪着。他要報仇，一年多了。

晚風吹送着大地溫馨的氣息，吹送着清芬的槐花香

的季節。老虎眼望着身旁的槐花樹，但疲倦又使他閉上了眼。他想起了家鄉，三月，當槐花開了的季節。

三月，楊柳綠了，在河邊搖曳，菜花黃了，原野變作一片金黃，接有槐花香了。

槐花香遍了原野，山林，和村莊。

翠翠坐在河邊望着那隻搖着身子的小魚船，槐花無聲的飄落在她的身上，綠的柳條撫摩着她烏亮的黑髮，春風吹着她髮上的那朵玫瑰花。

魚船飄飄的搖了過來，過來，網突然被拋起來又落了下去……

網扯上來了，裏面跳碰着大魚，翠翠叫起來了。

「虎虎，我要紅眼的小金魚呀！」

虎虎望着父親在船頭檢，注意着像翠翠說的那樣的小金魚，可是沒有。船歇在岸邊，父親挑着魚篓和魚網走回去，讓兩個孩子在後面走。

「你淨騙我……沒有！」

「沒有，真個沒有！」

虎虎揮一下臂，表示真實。

翠翠鼓起嘴唇生氣了。虎虎沒奈何的跟在她的後面，走呀走的，虎虎突然想起說：

「翠翠，老師說咱們和日本小鬼打仗了！一天殺一千小鬼！」

翠翠嚇得瞪着黑眼珠望虎虎。

「真的！可是小鬼亦許會來咱們這兒呢！」虎虎望着翠翠受驚的臉高興的說：「他們頂喜歡女孩子！更喜歡翠翠。」

「呸！」翠翠打他一掌。「才喜歡你？」

虎虎笑了。

「騙你的！老師說小鬼來不到咱們這兒就會給打回去！他們還沒有你高呢，翠翠。」

說着，老虎比了一下。

「要是來了呢？」翠翠有點怕。

「不會的！」老虎很堅決的捧一下臂：「要是來了，你看我準把他們打回去！」

翠翠望着老虎，覺得他又神氣又偉大。可是他又想起了自己。說：

「我呢？」

「你在家裏給我做飯吃，吃飽了好打仗！」

翠翠滿意的點點頭。

溫柔的三月的風吹送他們回去。路上他們想着一些纏綿的幻想；老虎更是充滿了英雄的念頭，他想着打小鬼，一拳頭一個！……可是後來呢，他還得揹起翠翠跑，因為也許小鬼比較多，打不完，可是他跑到哪兒呢？……

槐花香遍了原野，山林和村莊。

可是當槐花快落的時節，從不知哪兒走來的人們，一羣羣走向這裏，歇歇腳，又走了。虎看見一些孩子和孩子們的爸爸和媽媽，他們挑着背負着一些破舊的東西，走得滿頭滿身的灰土，歇下來都是疲倦得要死。大人們和大人們閑談着，互相慰問。孩子們用羨慕的眼光望着虎和翠翠。……

「你們的家呢？」

槐花開了的季節

半晌，虎虎扯着一個滿身灰土的孩子問。那孩子瞪大了眼睛望虎虎，彷彿他的家就在虎虎的臉上。

「家？不知道。」

「不知道？幹捨不要家呢。」

「小鬼打來了！」

「你怕小鬼？」虎虎輕蔑的說。

可是那野毛孩子搖搖頭，瞪了虎虎一眼。

「你才怕呢！」

虎虎笑了。他望望翠翠，翠翠亦在笑。後來翠翠對那孩子說：

「不，他不怕！他才敢打小鬼呢。一拳頭一個。」

那孩子有點不大信。翻起眼珠望了虎虎一眼。

「你等着瞧！」

虎虎生氣了，他不滿意那野孩子的神氣。

翠翠和他走了。

大麥黃了，槐花飛滿了原野，虎虎和翠翠整天想法打鬼子。一天，他們看見爸爸拿着的槍和刀；因此翠翠對虎虎一拳頭一個的諾言發生了懷疑。

「你不信？」虎虎伸出拳頭幌了幌：「準是一下一個！」

但是這並不是使翠翠相信虎虎的本領。虎虎自然很生氣，可是沒有辦法。這樣，日子像流水一樣地過去了。

不久，村莊裏開始了騷亂和不安。先是自己的軍隊從前線退下來了，趁黑夜打這裏經過，保甲長奉了命令勸村人們奔逃；第二天便有許多人家老老小小的離開了這村莊。這時虎虎和翠翠的心上也蒙了一層暗影：倆人整天看見爸爸和一些人們忙亂着，彷彿在準備着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可是他們不知道。

一天夜裏，槍聲響起來了；像急遽的雨敲在洋鐵房頂上；翠翠從媽媽的懷裏醒來，媽媽忙亂的替兩個孩子穿着衣；不久，爸爸從外面跑了進來，嚷着要媽媽領翠翠從村西頭逃走；說着爸爸又匆匆的走去。虎虎爬起來戰慄着，在昏黃的燈光裏看見媽媽的眼淚掛在鼻樑旁；因此虎虎亦想哭。後來媽媽扯着兩個孩子走出來了，在黑夜中摸索着，街上到處走着跑着人羣，多半是孩子和母親，有些孩子哭着叫着，因此惹得母親們在黑夜中低低的詛咒他們，罵他們，還有些把孩子丟掉了，迷失了，因而站在路邊大聲嚷着……遠處是槍聲，火光，狗吠，人聲，哭喊，叫，罵……靜的夜給撕得粉碎。

跑出了村莊，虎虎和媽媽，翠翠擠散了。原野是無邊的黑暗，夜風吹着不安的人羣，吹送着槍聲和狗吠……虎虎大聲的喊媽媽和翠翠，可是沒有回聲；因而他站在那裏哭，哭了許久，

又隨着大羣的人們向前跑，天微亮時，他躺在一棵小樹下睡去了。

從此，爸爸，媽媽和翠翠全沒了。

槐花亦不再香了。

虎虎流浪着，流浪着。

書像零篇

冬天。

有着懷鄉病的憂鬱的年青人，便想起北方原野裏飄落着的大雪來。

(而這裏不會落雪的。這兒的冬天像北方的秋天。)

窗外落着的便像北方秋天的淒雨，但沒有蕭殺的勁風。是茫茫的單調而又乏味的陰灰的天，低低的蓋住了遠山，樹林，村莊和原野。

汽笛剛淒厲的劃過這凍凝的銀灰的天空。

(從這小城的每個角落裏，從那陰暗的茅草屋子裏，一羣羣的人們走了出來，清晨的風吹着他們油膩的沒有血色的臉，吹醒了他們疲乏的夢。孩子的叫號和妻病懨的神氣，漸漸消失在冰涼的晨風裏。)

有着懷鄉病的憂鬱的年青人，睜開了眼。

同伴們爬起來的很多了。窗外有拖拉拖拉跑着的脚步聲和叫囂。

但夢意還留在心上，彷彿有着病一樣的疲倦，蹣跚在被窩裏。

「小陳，小陳，要喝稀粥了，起來！」

小陳還在想着溜去半截的夢。

旁邊，老李已迅速的爬了起來，近視眼匆忙的在搜尋那雙破了的襪子。

「要我犧牲稀粥呀！……」

吃飯號吹了。院子裏是一片腳步聲，叫聲和筷子敲着碗沿的叮噠。

老李急得要流汗了。

「要我，要……他媽的，弄哪兒去了？」

小陳睡在被窩裏苦笑着，用被子蒙上了頭。後來聽着近視眼老李從床上跳下來，拾上鞋，赤着腳跑出去了。

（屋子裏擠滿了年青人，稀粥的白氣從窗子裏飄出來，霧裏是一片急驟的響聲。）
桌子上僅有一點煮熟的蘿蔔，八個年青人搶着吃，搶光了。

那邊，誰在哈哈的笑起來了。

「沒辦法，沒辦法，早操不上可以，稀飯萬萬犧牲不得！」

說着，嚥下了一口熱熱的稀飯。

淒苦的雨止了，有點春天的氣息飄在原野裏。

走在田間小徑上的年青人，步伐更慢了。

「民，你一直都在想着我嗎？」

年青人默默的點點頭，但喜悅已漂在他灼熱的年青的心上。

「你能原諒我嗎？」

把手插在褐色的短衣袋裏，用肘子碰了碰跟在她身旁的年青人；於是便讓笑靨在她聰敏的眼睛裏。

年青人溫情的笑着，把身子靠得更緊了。

「戰後，你願意到我的家鄉嗎？」

「我這樣想。」

年青人完全陶醉在五月的江南裏了。

「真別扭！爸爸不允許我來呢。想不到這個地方還是十八世紀。」

於是便鼓着那小小的塗着口紅的嘴。

（街上流着人羣，擠滿了那狹窄的街道：叫囂，哭喊，怒罵，奔跑……城隍廟裏飄着烟，白的雲烟飄上灰濛濛的天空，厭人的機器叫響着，使呆坐在茶館門口，泡着一碗清茶睡眠不足的人們，一直不安的眯着紅紅的眼。）

站在板門口台階上的崔老板，望着一對年青人帶着春天的溫情走過去了，便無理由的氣起來，揚着手中的紅紙對聯。

「義賣！義賣！鬼玩意喲。男女學生亦欺負到咱們老百姓頭上來了。」

坐在火爐旁的老板娘耐不住那股怒火，她站起來罵着——

「不要你買，偏不聽！還不是想騙幾個錢！」

街上衝過了一輛木炭車，人和亂跑着的野狗全擠向兩旁店舖了。

「呵；慢，慢，擠壞了！」在門簾下做小生意的人叫讓着，死命的推擠着那些人。街上留下來一股臭烟，兩旁的人翻翻白眼走向烟裏了。

走着，突然站住腳。

「唉喲！」

一羣年青人全站住了，把頭扭過來。

把嬌嫩的手伸出來，望望發着金光的錶，說着。

「十點，呵，十點了，我還要參加各界新年游藝大會籌備會呢。」

「那麼，散了吧，我亦要上課呢，十點。」

「今天共賣出十二付對聯，收錢三十二元。」

「好吧，好吧，再見。」

在擁擠着的人羣裏，這羣年青人走散了。

上課了。十分鐘後，老教授挾着皮包走進來。

（課堂上冷冷清清的坐着幾個年青人，彷彿昨夜沒有睡似的低着頭。）

老教授取下眼鏡來擦了擦，他的動作遲緩而小心。

但並沒有誰抬起眼來望望他，彷彿他們之間並沒有一些關係。半晌，老教授開口了。

「今天，教務處通知，下禮拜小考一次！」

「呵！……」

年青人一下全抬起頭來，他們的臉上顯得還年青而有力。

「不，不要考了吧。」

「沒一本參考書，筆記又太簡單。」

「這是抗戰時期呀！一切模模糊糊。」

老教授在眼鏡裏擠了擠眼，望着他們破了的積滿油漬的外衣，蓬亂的頭髮，便想起從前來。在故都，他們亦許是另一個樣子吧，那時，他不也是坐着汽車到學校去上課嗎？現在，

……他感到有點冷，腿有點酸，這空闊的破房子，彷彿冰窖似的冷酷；他有點傷感了。

但一刻，那些年青人又把頭低下去了；彷彿剛才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在陰灰的霧氣裏，遠遠到了縣動員委員會。

「哈囉，遠遠，您早？」

小匡跳起來了，把笑堆在臉上。

「唉喲，怎麼全沒有來哪！」

便又看了看錶。

「十點二十分了，唉，真是；我向來沒誤過時間。」

房子角落裏的凳子上，坐着幾個人，沒精打彩的在磕着牙。

小匡走到遠遠跟前，帶着溫情說：

「遠遠，咱們先去吃點東西吧？」

遠遠望了小匡一下，她彷彿在想什麼。

「我，我請客。」小匡伸一伸手。「您賞光。」

便又獻媚的笑一笑。

於是，他們走了：會議室裏剩下一片冷落和寂寞。

（這裏是充滿了酒香，么喝和叫罵響作一片；人們全像瘋了似的板着酒杯，一些已軟得像一堆爛泥似的臥在地板上和椅子裏，叫着娘，吐着肚子裏的東西。外邊是陰灰的天，冷風從窗子外飄進來，吹着他們發燒的臉和灼熱的心。）

坐在角落裏，喝紅了臉的年青人，又端起杯子來了。

「來，讓我們慶祝大勝利！克復武漢，南京……」

便一口吞下去了；舌頭有點硬，但還繼續說着。

「不，不然，就讓一切全毀滅吧！全世界，都爆炸吧。」說着，他低下頭伏在倘滿了酒菜湯的桌子上。

「你，你安靜一點吧！強。」

「我說可別喝了，真是，何苦來呢。」

大劉老氣橫秋的教訓着。

（小匡和遠遂從旁邊走過去了：小匡的臉喝得像塗了血。）

「唉，唉，我說可真，……媽的！」

大劉搖了搖頭，瞪着眼送他們下樓去了；心被煩惱的蛇咬着。

小匡充滿了苦惱和哀怨，他走在遠遂背後。走着，小匡又鼓起勇氣來了。

「遠遂，你，你真不接受我的愛嗎？」

遠遂望着前面，人羣互相擁擠着在奔走，街上是一片雜亂的響聲和叫罵。

「我，……你一點也不了解我嗎？」

小匡要哭了出來。

「我亦許，亦許會跳江的。」

遠遂回頭望了他一下，半晌，帶着氣說：

「你想開一點不好嗎？真是。」

小匡驚恐的望了他一下。

「再見吧。」

說着，她在人羣中不見了。

街上，又落起淒涼的細雨來。

苦悶和煩惱咬着人們的心，冷風挾着不安到處流着。

「晴一天不好嗎？」

便哀求似的叫着。

「亦許我不會再看見太陽了。」

別人便奇異的望着他，他憂鬱的心更加沉重了。

(在房子裏，在籠子一樣似的擺着的床鋪中間，往來的蹣着；把報紙拿起來，望望，又鄰下去了。油印講義零亂的睡在床鋪上，狹狹的長桌上，堆滿了書，茶缸，飯碗，筆記，碎紙片，臘燭頭……外面落着病菌一樣的細雨。)

隔壁，有人在低低的呼着流亡曲；這些歌子一年來漸漸泛落下去了。年青孩子們需要着新的刺激。

「明年夏天，日本的經濟一定會崩潰的。」

「是啊！報紙雜誌上分析得很清楚了。」

「不見得！」硬大不以爲然的搖搖頭：「分析是分析。」
高興着的便翻翻眼珠。

「蘇聯到底會不會跟日本妥協呢？」

「妥協，誰說的？」

「誰說的？」

「你不要亂說！」

夜已經來了，窗外更陰暗起來。

有誰在唱歌：

「家山呀，

北望，

淚呀淚沾襟。」

小陳在被窩裏流下淚來了。

半響，歌聲才繼續了下去。

「小妹妹想郎到如今，

郎呀！

患難之交恩愛深。」

戰爭與春天

風夾着雨絲和歌聲飄進了窗子，小陳夜裏失了眠。

戰爭與春天

院子裏靜靜地，陽光照綠了的田野，小樹和嚼着青草的大黃牛。
暖洋洋的春風；三月。

廟師廟門前正有一隊壯丁常備隊在操練，不大正確的歌聲和喊聲攪成一片。

么娃娃坐在茅屋門前爲么娃娃縫一件單衣，前面就是一畦菜園；么娃爹正灣着腰培栽茁壯的菜苗，陽光晒在他灣下去的背上，春風懶懶地吹過來黃土的氣息。

這時，張大嫂從隔壁走過來了，抱着他那兩歲的娃，臉上彷彿還掛着淚水。

「大嫂，晒太陽吧。」

么娃娃趕忙站起來了，親熱的招呼着；於是倆人便坐在門前的茅草堆裏。

張大嫂臉色確實不大好看，彷彿有一肚子委屈；么娃娃知道她近來的哀愁，所以提心弔膽地，望了望便低下頭縫那件小衣。她有點怕看見那張臉。但是張大嫂開了口：

「你么娃呢？」

聲音帶着哽咽。

么娃娃趕忙抬起頭來，望着大嫂溫和的笑。

「剛睡了。」

於是大家沈默着，讓太陽光靜靜地在地上爬。

三月陽光晒得人渾身癢癢的，晒得菜花田裏飛着的蜜蜂嗡嗡的響，那單調的聲音和溫馨的花香，惹得人們昏昏沈沈的想睡；那邊黃牛橫着肚子在牆角上擦癢，搖着笨重的尾巴，沒精打彩睡在屋角的小黑狗突然爬起來追逐抓着黃土的母鷄，叫聲敲碎了豔陽天的靜寂。

么娃娘心裏說不出的溫暖和柔和，可是不大好意思；因為張大嫂彷彿完全沒有看到這些，她只望了望睡在懷中的孩子。

後來，大嫂嘆口氣，站起來要走；么娃娘便望着大嫂溫和的說：

「放寬心些。」

張大嫂沒有說什麼，嚥了一口淚水，在陽光裏走了。

當么娃醒來時，么娃爹笑微微地從水溝旁洗了泥手回來；看見剛睜開睡眼的孩子，便抱了過去，讓孩子隨着自己的臉，暗得癢癢地，爹便哈哈的笑起來。

晚上，么娃叔叔亦從城裏回來了；他帶回來一肚子的好奇故事和消息，他說城裏幾個地方怎樣被鬼子的飛機炸得稀爛，像失了火後的人家；可是城裏的人更多，大家彷彿更忙碌一些。又說城裏的男女學生多麼起勁的在操練，並且操得實在整齊，歌唱得亦好聽，比祖師廟裏的壯丁隊不知要强多少……還有，還有……許許多多。後來便大聲的說出充滿了希望和幻想的結論。

「我總想去當兵……」

哥哥聽了，望了望粗壯的年青弟弟便不經意的說：

「不要急，快挨着抽調了。」

「可是我不幹祖師廟的壯丁隊！」

這一來，哥哥急了。

「不幹？」

弟弟望着天邊；天那邊正在燒山，一片火光舐着灰黯的夜空。

但嫂嫂却突然大度的笑起來。

「可不是想城裏的嬌嬌吧？」

城裏的嬌嬌？……

弟弟有點難爲情，不作聲的呆在那裏，哥哥輕輕的笑了一笑，便趕忙把話轉了灣。

「張大嫂半晌說些什麼？」

么娃娃笑得有點累，歇了一刻，淡淡地說着：——

「什麼也沒有說，坐一會就走了。」

弟弟有些不滿，哼了一聲。嫂嫂又趕忙補充說：——

「三個弟兄能一個亦不去當兵，都不當，讓誰幹呢。」

「女人，總是女人，婆婆娘娘的什麼也不懂！」

弟弟憤慨的說，望着遠處的天空，夜風正從遙遠的那方吹了過來。嫂嫂聽見罵女人，心裏有些難受，可是又不好說什麼，便裝着佯笑，望着那年青年人說：

「要是城裏的嬌嬌聽了你去當兵，可不亦要哭兩個嗎？」

弟弟站起來，笑了笑，離開了那裏。

日子過得很溫馨，三月的天，溫暖的春風，刺人的艷陽，綠柳，黃花，青苗，彷彿在這遼闊的國土裏從不會有過像人們偶爾傳述着的淒慘的，令人回想到孩童時長毛作亂的年代的那種噩夢。所以即令聽着，亦像一縷青烟在傍晚劃過了長空。就是城裏的被炸，也被一些年老的人愧着腦袋指出那是從別的地方逃來的人們所帶來的罪孽！

一天，胡二奶奶從城裏走來了；在陽光裏走得滿頭大汗，剛一進門，么姑娘便跑出來接着。

「唉喲，他嫂子哇，真是難得呀。」

胡二奶奶一邊嚷着，一邊又忙着揩汗。么姑娘笑着，替胡二奶奶拍拍身上的灰。

么娃爹在菜園裏看見，邁着大步走過來，擦了擦泥手，望着胡二奶奶笑。

「又勞累你老人家了。」

「唉喲那裏！」胡二奶奶一屁股坐在院子裏的屋簷下，喘了口氣便說：「你兄弟哪？」

「兄弟在田裏。」

胡二奶奶又揩了一把汗。

「怎麼，我來了也不望望呀！小雜種，爲了他快把奶奶累死了。」

大家便笑着。

胡二奶奶歇了個夠，喝了茶又吃了一碗涼麵，把事情說妥了，四月十八是個好日子，就擇定那個黃道吉日給弟弟結婚。城裏的聽着時候不平安，女兒攔在家裏亦不是回事，早出門早放心。這頭哩，亦多個人照理家務，省得么娃娃娘又得煮飯，又得照料孩子。最後，胡二奶奶站起來要走，大家送到門口，胡二奶奶又伏在么娃的臉上親了一親，笑着說：——

「明年你就作了哥哥了，我的兒。」

在微笑裏，胡二奶奶匆匆的回去了。

晚上，哥哥把這事說給兄弟，弟弟搖搖頭不贊同。最後他倔強的說：

「幹嗎結婚這早哇，我不要入伍了嗎？」

哥哥覺得有點難纏，但是可不能聽他的，沒有父母了，哥哥便得作主，小孩子總是小孩子。

子。

可是嫂嫂却笑了。

「不要嘴裏說不心裏想哇！」

弟弟彷彿有些氣，瞪了嫂嫂一眼。

黃牛在屋角那裏伸長了頸項叫。

晚風輕輕地吹送過來原野的氣息和溫馨的菜花香。

過了幾天，哥哥帶上些錢進城去了。走時，太陽剛從天邊露出半牙臉蛋，燒紅了一片天

空；么娃娃抱着孩子送到公路上，很久母親還使孩子向遠遠的前面搖着他圓嫩的胳膊。

當天，么娃睡在母親懷裏等爸爸，等到傍晚，老鴉飛滿了天空，晚風已經很涼，可是爸爸

並沒有回來。

第二天清早，兄弟看見嫂嫂精神不大好，也許因為哥哥沒有回來吧。但是使人心跳的却是

昨天城裏又來了飛機，聽說炸得很利害，然而弟弟並沒有再想下去。

晌午，當弟弟從田裏走回來時，嫂嫂已哭成一個瘋人了，張大嫂抱着孩子在那裏掉眼淚，

隔壁的狗娃站在屋角那裏，瞪着眼望他，把指頭咬在嘴裏，半晌才說——

「你哥哥給炸死了！」

弟弟聽了，嚇得發怔，便放聲大哭起來。

這時家裏聚了許多鄉鄰，嫂嫂被許多人陪着，勸慰着。當他稍稍停止悲痛後，他覺得一切

都變了；他記起他在城中所看到的種種飛機炸後的慘象。他抽泣着。

殞葬了哥哥，這小家庭失掉了那種溫馨的氣息了。

從此人們開始記起那些孩童時長毛作亂的年代所有的殘酷的故事了。並且每當一些新的慘酷的故事被人傳述着的時候，鄉民們沒有不是搓心吊胆的聽着。這時他們才真正曉得了像別人所說的在這遼闊得不可想像的廣大國土裏，有着無數的兄弟們在和從東洋跑來殺人放火的鬼子拚命。

那天，胡二奶奶從城裏沒命的趕來，一進門么姑娘便哭起來，胡二奶奶只好坐在旁邊揩眼淚：偷偷的望一下這家庭的四周，覺得有些空虛和茫然；再不像從前那樣溫馨和可愛，一切都變得殘酷和陰暗。

傷心過了，胡二奶奶聽着么姑娘的訴苦。

「奶奶，這還能活下去嗎？死的死了，走的走了……」

聽到這裏，胡二奶奶掉了滴眼淚。她傷心的是這麼一門好親事却給拆散了，奔波半年又是一場空。

「老二是有志氣的，說不定會混個一官半職回來。」

胡二奶奶把希望放在前頭，做着悲愴的結論。

臨走，胡二奶奶又抱着么娃親了半晌，最後說：——

「我的兒，再過二十年，又是你爹那樣壯一條漢子！」

我的師父

一

父親從家鄉里寫了信來。

「……我已離開了山，準備再和敵人周旋幾次……你幼年的趙老師，前天給敵人殺害了，割掉了耳朵，挖去了眼……他的隊伍已歸我一併指揮了。……」

我的心跳着，半天，不能夠靜下來；因此，我竭力擦着自己奔放的不安的情緒，來寫下我師父的故事。

二

他被我們喊作「蜀王」，和天爺殿旁邊東廊房裏的十殿閻王一樣的威風，會使我們這羣野毛孩子身上起鷄皮疙瘩的。

胖而黑紫的臉上永遠滾着油沫，彷彿隨時都有從鼻尖上流到嘴裏的危險，使我們替他担着心。根羣那「瞪眼睛」一天翻着他的大而無神的眼睛，傻里傻氣地說：

「那點油可以拌黃瓜吃呢。」

並且嚥下去一口吐沫，逗得我們全笑了。

可是機會却真正的來了。夏天，北方廣漠的黃土原野裏颳着熱風，太陽薰得人像熱鍋上的螞蟻，野狗像閻王殿站的吊死鬼一樣的吐出了紅舌頭，流着幾尺長的饑口水，喘着氣；把嘴插在污泥溝裏的肥豬，像害了瘟病似的在哼。太陽的火在流，村莊，街，全都死去了；樹葉子晒焦了，沒有聲息。我們這羣野鬼却從混水池中爬出來了，洗完了澡，坐在大柳樹蔭下看太陽有點偏西，便兜上褲子到學校裏來了。

學校便是天爺廟老和尚的禪房。老和尚也許和尼姑們在黑夜裏跑了，把房子給我們留下了。廟門口掛着一塊招牌，寫着顏體字的「尙志初級小學堂」，很有點派頭。

教室的樑上站着幾隻麻雀，唧唧喳喳的叫，人來的還少，有幾個伏在桌上睡去了；糊里糊塗的說着夢話。水羣那小鬼抹了一臉的黑墨，正像戲台上的小丑，看見我們來了，瞪着他哥哥一樣的大眼，望着。

可是根羣却走過去，展開了當哥哥的威風。

拍！他照準水羣的光腦袋上擊了一掌。

那小鬼哇的哭了，鼻涕和淚水淌下來，使用那黑老鴉爪子一樣的手抵着，把臉抹成張飛了。

我們便惡意的笑起來，跳着，吐着口水，向他做鬼臉，嘲笑。

正當我們高興的時候，閻王披着布衫來了；站在門口，瞪着眼，鼻尖上的油珠一閃閃的發亮。

我們的臉全給嚇白了，咬着嘴唇。屋子裏靜下來了，樑上的麻雀吵起來了。

閻王幌着他赤光着的臂，走過去。

「誰？誰打你的？」

那小鬼便用黑爪子指了他哥哥一下。

閻王回過頭來，瞪了根羣一眼。他却給嚇怔了。我的心跳得利害，不敢看他們，汗從腦門上淌下來了。閻王這時走過去，先用手在他的鼻尖上抹了一把油，照進根羣後腦上便擊了一掌。

閻王吼着：

「睡！不睡就寫字，磨墨；誰要是在這裏鬼鬧，吵醒了我，把皮給你剝下來。」
我的鼻尖上亦出油來了，可是我捺捺，却是涼的；並且恐怕不能拌黃瓜。

閻王走了，大約去睡了吧。我們從自己圍着的胳膊下面，望望歪着嘴的瞪眼睛，他却沒有哭；只眼角哪兒掛着一棵淚珠，我們低低的又笑了。

此後，我們瞧見瞪眼睛哭了，便嘲笑他：

「拌黃瓜呀！吃拌黃瓜。」

三

但是，永遠使我忘不掉的，却是閩王的「體操」。

可記不得從那裏聽來的，他父親是個武舉。在我們家鄉，還有點聲望和勢力；雖然到閩王這一代就完了，而閩王的幼年確曾煥赫過。據說他父親教他十八般武藝，他却沒學成；不知道什麼時候，他跑到北洋軍隊中混了一個排長；過了三年回來了；於是，他接了這小學堂裏「教席」的差，成了我們的師父了。

那時，小學堂爲的和私塾「以示區別」，便添了「體操」；可是這一來，「操場」却成我們這些野馬的「閻羅殿」了。

一次，我們站在毒烈的太陽下，聽閩王訓話：

「動！誰動？立正的時候，就是黑馬蜂螫着你的耳朵都不准作聲！」

他並且比劃了一下手勢，做了個他自己覺得很正確的鬼臉，來嘲笑我們。

可是我那時總是咬着嘴唇，想——拚了你啦，閩王！瞧螫死老子就不動。

不過，還好，我不記得真的有誰給黑馬蜂螫住過耳朵。

四

那年冬天，我從縣里中學回家，在一家澡堂裏碰見了我這位師父。

他還是那麼黑紫的，粗，胖，但那也許是冬天，他鼻尖上沒有油珠了。可是也許還有另外的原因，就是他已不在小學堂裏教書了；聽說，他把校款一多半吃到肚子裏去了，他喜歡吃肥肉，吃油，怪不得鼻尖上常常滾着油珠了。可是後來，村子裏的人便把他的「差事」給攆掉了。

和他一塊坐着的是我的一位堂叔，一個小個子的中年人，剛從外縣回家；那位堂叔坐下來便問着他近來的生活。半天，我看他呷了一口茶，笑着說：

「A，還對付。可是想不到，這半年淨吃窩窩，拉屎倒爽利多了！嘿嘿……」我那位堂叔正喝着一口茶，便笑着反問他：

「從前怎麼啦，拉屎不爽利？」

「A，對，對啦，有那麼一點。」「也許是給油膩住啦吧？」我瞧見他黑紫的臉上浮起了一點不安和羞愧；可是，他苦笑了一下，也就完了。

此後，我便一直沒有回過家，亦沒有能夠再看見他。

當我的家鄉在那年冬天淪陷了後，情勢聽說一直都是很混亂的。

而我的師父呢？這位閻王已五十多了，可是他一天找着了我那位堂叔。

「A，咱們幹吧，領些人幹吧，我們總算上流人啊！」

但起初，鄉人們對他沒有多少信仰；他很困難立刻領導起一批人馬。可是終久，他幹成功了；有三百多的年青人跟隨着他作戰了。閻王因為「嚴」，所以他的部隊紀律很好；總算他作過戰，亦多少懂得一點，所以在家鄉，很有些聲望了。可是因為他古板，有現中國上一代人的守舊，頑固的作風；限制了他有更大的發展，同時因此亦就斷送了他的前途。

信上說：

「趙老先生被他的一個部下出賣了。在夜裏，他被「皇協軍」誘捕了，送給敵人。那時，縣城裏正要一位巡警局的局長，敵人便逼他担任；我們料想他會殉職了；可是出乎我們意料的，他担任了，他沒有死。先是他的家被敵人燒了，這時，游擊隊更將他的妻子捕起來了。但是，過了三個月，我們不能忍受的三個月：這位老先生在城裏叛了，殺死日偽官員二十多名，然而因為敵軍聲勢浩大，他沒有衝出縣城，便又被逮捕了，後來……」

我的心一直不安的跳動着，我懷念着這位「閻王師父」。

春機

一

暖洋洋的風拂着寧靜的田野，拂着彎曲的溪流和垂柳。

李家，那有着年青的風情的女人，讓衣服在溪流裏漂蕩着，便笑着說：

「呀！那敢做這夢。你想想，一雙板鴨，怎麼見人呢。」

那邊，橫在溪流上的一座小石橋上面，織君扯着岸邊掛下來的垂柳的嫩枝條，坐着。橋影和人影投在清靜的流水裏，有着畫一樣的詩意。

「一雙板鴨？你真會形容。」

笑着，織君把伸在流水裏的腳蕩開了，攪亂了橋影和人影。

李家亦笑了，她用衣服牽碎了鏡一樣的水。

這邊，那邊，全是綠油油的田野，微風吹送着春天的草香和大地的氣息，靠左邊，便是一片樹林圍起來的村莊，莊後是綿延不斷的，沒有人知道哪兒是盡頭的高山，山上缺少樹木和青草，是一堆灰黑的黃土層。勤苦而樸實的農民，有幾代了，他們開闢了這蠻荒的童山，播種下

田苗，使這山染上一點春天的氣息。於是他們便安分而知足的活着，過着平靜而又單調的日子和歲月；多少年代了，他們不知道；可是這一代，他們的平靜而又恬淡的生活却給敲碎了。

「女人家很難過去前邊那條河的，奶奶一輩子只過去兩次。」

「那麼，你們從不想過河去玩嗎？」

李家聽了便笑起來，用力在水面上擽着衣服。

「你，你呀，你真好玩，誰敢做那夢。」

聽着，織君亦笑起來了。

「你們可真苦，那天給你講個情，我帶你過河去玩玩。」

李家便望着水面笑了，她瞧見自己美麗的大眼和紅潤的面頰。

二

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織君便起來了。

「李家，李家。」

「李家端着水進來了。織君坐在整潔的床上，屋子刷得全是粉白的，一束山野的白花在前放着窸窣的幽香，隔着窗子，山野的晨風，帶着大地的草香和春天的涼意飄進來。」

「我真喜歡這兒的早晨，幽靜，美麗。」

「怪不得要起這們早了。」

李家笑着說，放下水便走出去了。

織君從房子裏跑到山麓旁的一片樹林裏，地上的青草掛着昨晚的濕氣，噴送着草香；太陽在遠山的一端漸漸的升起來了，山頂蒙着一層灰濛濛的霧氣；但慢慢的稀薄了，散開了，太陽的黃光便吻着大地，吻着流着不斷的清水的溪流，吻着山崗，村落和田野。

村子裏這時傳來升旗的禮號，美麗，莊嚴的旗幟飄在無際遼闊的天空裏。

站在山坡上可以望見村子前面橫着的一條像白色的衣帶一樣的河，河這岸，在綠油油的田野間，伸過來一條臂一樣的平坦公路，這公路直通到靠近山麓的村莊，每天，不斷的有大卡車從河面上橫擺了過來，飛馳進了這村莊，卸下來一些方木箱；起初，在街頭，一些狗拚命的追逐着大卡車狂吠；日子久了，小孩子便率領着那些剪掉了尾巴的狗，追逐在卡車的背後。

織君住到這兒快半月了，起初，她曾給與人家很大的懷疑和注意。她還記得那天，一位青年軍官走來訪問她了：

「對不起，請問小姐是從哪兒來的？」

那位年青的軍官溫和而有禮貌。

「我嗎？我是這兒大學的學生，許織君，想在這兒養病。」

她交出一些學校的證件，於是那位年青的軍官便很客氣的走了。

這時，那位年青的軍官正從山脚下走過來了！他穿着整齊的黃色軍服，扎着一條黑色的小皮帶。

「許小姐，你早。」

年青軍官笑着，敬禮：織君靠在一株開着小小的白花的樹幹上，斌媚的笑着。

年青的少校帶着稚氣的羞怩，他搓着兩隻沒有地方安放的手，不安的笑着。

「府上是哪兒？我想，您的家鄉一定是很美麗的。」

她望着他的不安和羞怩，微微的笑。

「家？江蘇的一個小城，靠長江很近的地方。」

「現在你的家呢？」

「不大清楚，戰事擴大後，便斷了消息。」

「你不想家嗎？」

織君向他的不安進攻。年青的少校僅只搖了搖頭，微微的笑着。於是他們便離開了那一片林子，走向村莊了。少校時時刻刻的不斷的望着她，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誘惑的流露着聰明和智慧的光，圓圓的臉孔，端莊的秀麗的鼻子，和一張談着話像美麗的魚一樣的開合着小小的嘴唇，都使少校年青的心跳動。

前面，便是織君住的那一家農民的院落了，一條大黃狗臥在籬笆的門口。

「謝謝你，再見。」
織君望着他，笑了笑，便鳥一樣的飛跑着進去了。

三

房子裏幽靜而明亮。

窗外是靜靜的無邊無際的夜，狗雜亂的狂吠着，牆角已有了不知名的蟲聲在吱吱的叫。少校坐在一把古式的太師椅上，望着粉白的牆上的人影和一張大的風景油畫。

織君望着窗外，藍的夜空裏有無數閃爍的星。

「這兒真幽靜，真美。」

她回過頭望着少校笑了一笑。

「真美。」少校回答着，他被她美麗的大眼給煽動了。他呆望着她，夜空裏漂流着的幽香繚繞着年青的少校的心。他想着：——說吧，說，愛她……他羞怯的望了望她，她美麗的大眼亦正望着他，於是便像針刺似的一陣微微的寒顫由身上掠了過去；他越發不安起來了。

——這樣的懦弱是沒用的。

便恨起自己來。想到還不如走吧，在這裏會要獻醜呢。可是總是抬不起腳來，好像生了根了。

「少校，你們駐到這兒多久了？」
她還是那麼自然而愉快的說着。

「多久？呵，三個月了，我們是被……呵。」
他吃驚的抓了抓頭，站起來了；他不安的望了望那美麗的大眼，彷彿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威脅。

「對不起，要回去了。」於是他抓起了軍帽。

「就要回去嗎？」她亦站起來了。

少校踏出了這幽美的房子，望着空漠的夜的長空吐了一口氣。他再回望一下那透出來明亮的燈光的窗，便匆匆的走了回去。

四

傍晚，夕陽留戀在遠處的山巔，林子裏飛噪着鳥叫，羊羣從山腰裏翻滾下來了，野孩子追逐着翹起來尾巴的大黃牛，亦從山腰裏飛奔下來了。

村莊裏，炊烟升起來，絲絲嬾嬾的飄在就要黯淡下去的夜空裏：一隊兵從河岸的公路上跑步回來了。

天色就要黯淡下去了，夜慢慢的走攏了來。

少校伴着美麗的小鳥一樣的織君，從山腰上走下來了。在一條淙淙的流着山水的小溪岸邊，他們站住了。

他們參觀了那修在山背後的鑛骨水泥的鑿洞，那裏貯滿了汽油和軍用品；這些使織君吃驚的叫起來了。

然而少校的心却一直不安的跳動着，現在，他鼓起最大的勇氣了，他捏住了織君柔細的手。

「我，我愛你。」

少校的臉漲紅了，低下頭去。他的心跳動得更其利害了：他像一個將被判處死刑的犯人一樣，期望着赦免的喜訊。

可是，織君却天真的笑起來了，笑聲清脆的迴響在小溪的上空裏。

「你真傻得可愛，好了，不要難爲情吧。」

她牽開了他的手。少校抬起頭望了他一下，在他的眼裏失去了年青人的活躍和光芒。

「你，你不……」他囁嚅地說。

她又笑起來了，走近少校的跟前；她握住他的手，半晌，忍住笑，她溫和地：

「不要想這些吧，愛，並不是跟你想的那麼容易和甜蜜呀。」

少校低下頭，沉默着，織君站在他的身旁，夜已經罩上了大地，一羣烏鴉急促的飛過了天

空。

「那麼，再見。」

在蒼茫的暮色裏，她飛奔了去。

五

許久，少校像受了創傷的鳥一樣的隱伏在營房裏。

日子從窗外輕輕的溜過去，春天彷彿已經走得很遠；少校已不再注意林子的顏色和山草野花的開和落了。

沒有人知道年青的少校的憂鬱的，他彷彿一個受了哄騙的孩子一樣的生着氣；他有幾夜不會睡，他後悔從前不該對那個少女太熱情；現在，顯然，她已經欺騙了他，他把自己的心給了她，把熱愛給了她，把軍事的機密……把自己的性命給了她；但是她却像鳥一樣的飛了去，離開了他，拋下一片寂寞的空虛。

但是這却是個祕密，沒有人能夠知道的祕密；自從那年青的少女從這山村裏消逝了之後，少校只是更加嚴密的防範着這軍事的要地，他增派了祕密的便衣偵探，在河那邊的城市裏，在臨山一帶鄉村裏搜尋蹤跡。

在一個月夜裏，少校帶着一位兄弟從營房裏出來了；他像久病後一樣無精打彩的走出了村

莊，橫過了田野；最後，他趁着月色爬上了山頭。山上的月夜是淒清的，涼風掃着山谷，掃着斷崖和懸壁，虎虎的響着；天空是一望無際的蔚藍，沒有一片雲，星星綴滿了那靜得像一池水一樣的天。

年青的少校寂寞而鬱傷的走着；茫然的，他們翻了許多山頭。

在前面，突然，有一個黑影在月光下急速的一閃。那位伴隨者便喊起來了。

「誰？站住。」

碰！那邊槍射擊了過來，衛兵中了槍，頹然的摔倒了；少校機警地伏下去，他瞄準那躲在一片陰影裏的一個黑影，開槍了。

跟隨着槍聲是一聲尖銳的女人的嘶叫，少校的心跳動了一下；因為那是很熟悉的聲音；他看着一個黑影從山崖的陰影裏衝出來，跑了幾步，頹然的在月光下摔倒了。

少校爬起來飛奔了過去，在月光下，一雙熟悉的美麗的大眼，無神的閉着，倒臥在那裏。

她穿着一身破舊的男人服裝，在月光下，除掉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看不出她是織君了。

「織君，織君，你……」

少校伏下身去，他的心激烈的跳動着，聲音顫抖着。

織君睜開了眼，在月光下，她望着他苦笑。

「織君，竟然會是你。」少校抹了額角上的汗。「傷，傷得不利害吧！」

年青的少校不知道怎樣才好了，他的心痛苦的痠癢着；他望着她腹部的槍傷，哪兒淌出來鮮紅的血。

「我，」她睜開了眼。「少校，請饒恕我，我欺騙了你，爲了我的工作，爲了我們日本……」

年青的少校陡的跳起來了。

「什麼？爲了日本！」

可是那一雙美麗的大眼却微微的笑了。

「是的，爲了日本。」

少校望着這一雙美麗的眼，望着遼闊的無邊無際的晴空，他默然了。

涼風輕輕的在他們身旁溜過去。

最後，年青的少校蹲下去了，他撫摩着她跳動得很利害的胸口，苦惱的望着她。

「騙了你，可是我的工作給你破壞了；但我並不怨恨你，我一點也沒有怨恨你的心，可恨的是我們日本的軍閥，他們……」她停了一刻。「我是愛你的，但我並沒有這種自由，所以，我不能不騙你，如今，我，什麼都完了。」

年青的少校低下頭去，輕輕的吻着她的額，她的美麗的大眼。

夜風淒涼的從山巔掃了過去。

山虎和他的馬

山虎睡着了，把腦袋放在馬肚子上；那黑色的馬亦睡着了，均稱的吐着氣。

是無邊無際的夜，風從山谷裏，從濃密的樹林裏，從靜靜的流着清水的山河上，從茅舍的村莊，低低的吹了過來。

山河在這樣靜靜的黯夜裏絮語，山谷濃重的黑影劃開了遼闊的天際；一切，都籠罩着甜密的睡意。

六月的夜吐着熱氣，露水已洒濕了樹葉和草地；大地在喘息，它經受了幾天劇烈的顫動，在它平坦的原野上，已炸裂了許多深的洞，流着一片片的血蹟了；年青的大地的兒子爲了他們的祖國，永遠的躺在它的懷裏了。現在，它在休息了，讓六月的太陽的餘熱，飛向遼闊的空際。

當夜走得更遠更遠的時候，林子裏變得淒清起來了，露水更濃重了。

但這時大地却無聲安靜下去了，飛彈帶着淒涼的風劃開了這靜的夜空。

槍聲驚醒了蜷伏在山谷裏的野獸，驚醒了睡在濃密的樹葉子裏的小鳥。山河嚇得縮回了它哀怨的低唱，變作悽慘的悲鳴了。

山虎迅速的爬了起來，他的馬亦昂起它的腦袋。

轟聽，槍聲仍舊稀疏的響着，震動着山谷和這靜謐的夜。

和部隊走失了，連續作了三天激烈戰鬥的山虎和他的馬，疲倦和饑餓咬着他倆的心。

他望着他的馬，顯然它是很疲倦了。在它的大眼裏淌着淚，它幾天只啃一點青草和喝幾口水，有時一天連這一點也很難得。他自己呢？一隻手槍，乾糧袋裏的炒米也已經完了，現在只有兩排子彈放在裏面。

他的馬把長腦袋伸過來，用鼻子噓着氣，貼近他的臉，他便抱住它的長頸了。

偉大的六月夜仍是靜靜的蓋着這遼闊的大地。

山虎睜上了他疲倦的眼。

槍聲在這靜謐的深夜裏，偶然的劃過了長空。

山虎彷彿騎上了他的馬，在六月的傍晚輕輕的走回他的家。門前，有一株老槐，濃密的樹蔭裏，他年青的妻子憔悴的站在那裏；山虎笑了，他跳下了馬，愉快的走到他的跟前。

「你……」他笑着。半天，他說：「爸爸和媽媽呢？」

年青的妻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愁苦使她秀麗的面頰消瘦了，使她的一雙大眼陷下去了。她

用無神的眼睛望着他，用手擋了擋家。

家是依然。屋瓦上長着青綠的瓦荀，蒙着一層厚厚的綠色，大槐樹的濃密的葉子遮住了太陽，讓細風從屋頂上飄落。

可堤山虎却有點迷惑了。他覺得彷彿有什麼青的憔悴的臉，茫然的呆在那裏了。半天，妻用艾怨的細聲開口了。

「……你瞧人家，都升官了。你呢？一個上等兵，上等兵，扯下來你的符號吧，在這裏，你馬上會升爲騎兵連長呢？留在家裏吧，汪精衛總還算咱們中國人呀；那邊，有什麼出息！」

說完，妻用企望的眼望着他。

——留在這裏，家，騎兵連長，汪精衛……他茫然了。

站在他身旁的是他的馬，這黑色肥壯的戰馬用腦袋抵住他的背，不時搖着它的長鬚；山虎用手抓住長而柔的馬鬃，拍了拍它的身子；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凄苦。

年青的妻望着他，她的大眼現在彷彿射出火焰，像箭一樣的穿透了他勇敢的心。

——家，爹娘，妻，騎兵連長……

這些又像蟲一樣的在爬，像蛇一樣的啃住了他年青的靈魂。最後，他勇敢的抬起頭來，望着他的妻說：

「爸爸和媽媽呢？」

「他們不都成爲老太爺老太太了嗎？」

妻彷彿嫌他不够聰明。

可是，他搖搖頭，說：

「你，你不懂！我想看看他老人家。」

「他們一會就會回來的，已經到軍營裏替你說情了！」

「真的？」

他睜大了無神的眼睛，腦門上淌下冷汗了；他不知所措的四面望了望。這時他的馬把嘴伸在他的肩上，噓着氣，他望望它，彷彿它的眼睛裏流露出一種企望。

忽然，妻冷笑起來；她用手指着他的鼻尖，大聲說：「你，你想跑；已經晚了，你瞧，他們不是來了嗎？哈哈……」

山虎往那邊望望，在那邊來了一隊持槍的兵，這時他的馬用嘴碰了他一下，他機警的翻身，便跳上馬背。馬飛馳着，像一陣疾風，槍聲劇烈的嗚叫着，流彈從他頭頂上呼嘯着飛了過去……他緊緊的抱着他的馬頸，屏住了氣息，儘讓它帶着他飛，飛出了村莊，飛過了田野，山谷，小河……

……他驚出了一身冷汗。睜開眼，他還睡在他的馬的身旁，用手緊緊的抱着馬頸。

敵人警戒的槍聲仍稀疏的響着。
夜，六月的夜，黑暗已經走得很遠很遠，一抹曙光已經照澈了這肥美的富沃的大地。

旅伴

那是一個陰靈的早晨，一夜的雨已使門前的馬路變成一條爛泥帶。爲了「搶購」車票，天剛亮，我就從那勉強可以稱作旅舍的小籠子裏鑽出來。臉也沒顧得洗，就在這條爛泥帶上滾進了車站。

這時，天彷彿還是剛剛透露出些亮光，陰灰的雲低低的壓着田隴，房舍和孤獨的樹。但當我走到售票處時，人們已是一字長蛇陣似的黑黑的排列在那裏了。

然而還值得欣慰的，是購直達淞市車票的人還不多，我是第四位。當我安下心時，瞧臨時針，差一刻還不到五點。距售票的時間還有二點四十五分鐘，我皺眉了。

「媽喲！還不到五點。」

有人嚷着，彷彿很生氣似地吐了口濃痰在牆上。

「我四點鐘就來啦，等，你不等誰等呢。」

天慢慢的亮了，人亦越來越多了；站在我身後面的已是黑黑的一列了。但我還是初次見到這麼井然的秩序呢。沒有人敢亂擠，因爲這不但站上的警察會干涉你，羣衆亦是不允許的。六點了。時間不停的向前流。

「同志，你哪去？」

忽然出現我身傍一位軍官，高高的個子但是面孔却顯出瘦小，看去彷彿有點和那個大身材不配，凝視着我，向我笑。

「我嗎？重慶。」我說着。

「呵！同路，同路……」他彷彿發現了什麼新奇的事物而感到無限的欣慰似的。

「請教呵？」我從他那不純正的普通話裏，猜出他是湖南人來。

「羅，四維不張的四維羅。」他很謙虛地說。

「我姓尹。」我趕忙告訴他。「伊尹的尹。羅同志一個人嗎？」

「對了，對了。」他笑着，眯細着眼睛。並且重覆着：「一個人，一個人……」

這時人羣在騷動着。然而離售票時間還差一個鐘頭。天已經大亮了。車站裏有汽車發動機在大聲的響着，小販叫喊着，談話聲吵鬧着，公路上飛奔着車子把爛泥濺起來，打在牆上和屋頂上去。

之後，自然是我替他代買了票。他說這樣可以同路了，免得寂寞，其實那時我是有同伴的。上了車，我們就熟了，互相談笑着，全佔着坐位，照顧着行李。我們搭的是一輛商車，沒有篷，大家上去就罵公路局豈有此理，天仍舊陰霾着，並且灰雲就快壓到頭上來了；誰敢担保它不會落雨呢？

「這真正豈有此理！」有人不耐煩的罵着。

「不過還透空氣。」

「下了雨還可洗不要錢的淋浴呢！」

誰在打着哈哈。

然而車子總算開走了，在深深的爛泥裏飛馳着，在灰色的俄歷的雲霧裏，爬過了山崗、平原、河流、樹林和村莊……我們呢？坐在那裏放浪的笑；放肆的談，讓車子顛簸着，摔打着屁股。

車子原來是要一天開到內江的，但天晚了，又落起雨來；大家都在車子裏叫着，嚷着，可不真的要洗淋浴了。有傘的已撐開了，有大衣的就權作雨衣披上了。一對青年夫婦既沒有傘，又沒有雨衣大衣之類的，就緊緊的互相抱在一起了。

我躲在車廂後面，稍可避點雨；羅同志有一件黑皮大衣，自然不怕淋，於是他仍舊昂然的坐在那裏；欣賞着這濛濛的細雨，和細雨裏的烟雲、道路、村莊，並且注視着車上每一個人的表情和動靜。

這時，天色更晚了，雨亦落得緊了；卡車沒命的在泥路上奔馳，在蒼茫的烟雲裏和細雨裏，羅同志喊我了。

「喂！喂！」他嚷着：「尹同志，尹同志。」

我在細雨中抬起頭來，雨絲打在我的臉上，打在我的眼上，我望着他。

他還是昂然的坐在那裏，雨亦從他背上往下流，皮大衣烏亮烏亮的在閃光。他瞋着我笑，眯細了眼睛，用嘴歪了歪。

「好雨呵！」

出其不意的，他大嚷了一聲。

我會意了，他給我看那一對年青夫婦。他們在雨中抱得更緊了。

「老羅，別發神經了。」

「這是戰時狀態呵！」他說完了，很滿意他的警語，矜持着。

我笑了笑。那時我實在有說不出的煩惱。這次我的長途跋涉，本來是一個荒唐的夢，早已後悔了；現在又在雨中淋着，我更後悔這趟長途跋涉的不該了。並且我將近一月得不到音的消息了。我苦惱着，悔恨着，彷彿一個小孩子作錯了事，自己難過得快要掉下眼淚了。

車子最後停在一個小村鎮裏了。雨還是落着，我們從雨中爬下了車，在爛泥裏找到了一家小客舍，住下了。

雨落着，我們想明天大概要走不成了。還是洗洗脚，就準備睡了。

一盞菜油燈在房子裏搖曳着，黃黃的光，把蠻大的人影投射在剝落的牆壁上，這時牆角裏點着烟，坐在那裏了。

「你一定有心思，尹同志。」

他噴了口烟，輕鬆的，不經意的說着，然而却是肯定的。

「有心思？」我吃了一驚。「你看出來嗎？」

「自然」。他很矜持的笑着。「這點看不出來還行嗎？」

我笑了，同伴們都笑了。

「你說呢？」別的同伴問我了。

「有是有的，不好說。」我有點不自然。

「還年青呀！」他老氣橫秋的開了教訓了。「不過這年頭放寬點心，什麼事看穿點，亦就完了。不然的話，會愁死呀！」他彈了彈烟灰。暫時大家都不作聲。

「沒辦法！」他忽然絕望似的搖着頭說：「這年頭，不這樣，沒辦法。」

「你是很達觀的呀！」一個同伴說了。

「是呵！我不達觀，早就等不到今天了。」他苦笑了一下。「早愁死了。」

這時我倒驚異了。這傢伙肚子裏一定有說不出的故事吧！

外邊仍舊落着雨，雨絲隨着山風從窗櫺裏飄進來，黃黃的菜油燈在桌上搖曳。

他沉默着，用力抽着烟，半天，他說了。

「我不是一個人嗎？一個人……」他苦笑着。「我不但掉了東西，連孩子老婆都掉了。」

「呵！真的。」我們吃了一驚。

「是呵！」他再彈彈烟灰。彷彿不在意地說。「當我從寶雞爬秦嶺時，天晚了。亦是落着這樣的雨，卡車就拚命的奔馳着，誰知道翻過了秦嶺，當我們休息在黃牛鋪時，我尋找行李沒有了，沒有了；我想大概是從車子裏滾出去了。」

「可惜，可惜。」我們說。

「噢！」他彷彿不滿意我們這點惋惜。「東西算什麼！你聽呵，到了廣元，一瞧，××我軍轉移陣地上得，這可不完了。孩子老婆全留在××呢。」

我們沉默着，他亦沉默着。空氣緊緊的壓着我們，彷彿灰雲要鑽到房子裏來了。

「如今，我只剩一個人了，一個人了！……愁嗎？」他噴口烟，「愁什麼！……」

鐵

窗外在沙沙地落着雪，沒有風，是北方原野裏所特有的寧靜。我們來到這村落裏差不多半個月了，村民們對我們是從沒有過的那麼熱情和融和；過去，當我們還沒有來到這裏時，少數流氓曾經在這裏騷擾過。我還記得，當我們那晚上悄悄的踏進了這村子，野犬在黯夜中狂吠着的時候，曾經使這村落裏的居民們一宵沒有靜下那受驚過度的心的恐慌和警惕！這該是誰的罪過呢。

但是一切都從我們的行動和解說中平靜下來了，村民們開始那融和的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敵軍有很小的一部份駐紮在離這村落三十里的小城裏，他們從不曾離開過那厚厚的牆垣；鄉下除了有不斷的騷擾外算得很平安。這時，魏章進來了，他披着破舊的灰外衣，上面蓋了一層白白的雪花，站在那裏規矩的說：

——隊長，那個人帶來了。

我讓他將那個人拉進來，門開了，一個粗魯的短橫的漢子走進來，白的雪在他低垂的頭上蒙了厚厚的一層。從他那發紅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農民。

我用日語溫和的和他講：

——你覺得對中國作戰是應當的嗎？

他抬起頭來望望我。他的眼光顯示出他的倔強。

——爲了軍閥的貪慾，你覺得你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嗎？

他不回答。

魏章瞪着眼睛望我，我看出他眼光裏的企望。後來，他很堅定的說了：——

——隊長，你交給我。

我遲疑了一下，揮一揮手，魏章帶他走了。門碰的關上，室內又恢復了剛才的寂靜；窗外還在沙沙的落着雪，是那麼地寧靜。但是那粗魯的漢子却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彷彿他仍舊站在我面前，我從他的眼光裏看出他的怨恨，也許是憤怒；但是我解答不出來他內心的情緒？爲什麼替軍閥作戰呢？爲什麼……我彷彿聽見他那失神的啞然的聲調，他流着淚的懊喪的臉，終於他悲痛的哭了起來……但是哭聲却從窗外傳進來。我站起來了，靜下心聽一聽，又茫然的坐下；哭聲後來彷彿停止了。

我從房子裏跑出來，院子裏落滿了雪，鉛白的天空和壓在白的屋頂，樹梢，遠山上的鉛白的雲，街上連條狗的影子也沒有，雪無靜止的沙沙地從茫茫的天空裏飄落下來。

我覺得臉上發燒，彷彿我作了一件不可恕的罪過，這罪過侵蝕了我的心……

這時黑張從那邊走過來了，他是一個結實的青年農民，黑紅臉膛，闊的臂膀，有着一顆樸實的忠誠的靈魂。

他站在那裏敬禮，姿式顯然是很笨拙。

——你……幹什麼去？

他睜大了眼睛望着我，雪飄落在他的頭上。

我從他眼光裏看出他的懷喪和沈痛，彷彿他作了一件不可恕的罪過……

我想起他的故事來，和他開玩笑。

我沒有再說什麼，這樸實的農民走了，背影消失在濛濛的雪雨裏。但是我不能走，我感覺到彷彿是掉落在深淵裏的空虛和茫然，我懷望着天空，望着飄落下來的雪，我想着那死掉的漢子，雖然他給予我一個很惡劣的印象，但是我却彷彿看見他的一張懷喪的臉，爲誰作戰？……於是我記起那忠誠樸實的黑張來。我記得他也是在一個日子裏被魏章拖來的；但是我却看出他喜悅的心和樸實的靈魂。他最後在我面前痛苦地說出他一串的苦難的故事來，家，父母，老婆和孩子……現在却剩他一人了。他沒有死，但也想不出怎樣活下去，他忠誠，樸實，他不知道應該作些什麼。

——那麼，你願不願意在這裏啊！

那時，他睜大了眼睛呆望着我，從他的眼睛裏發生孩子樣的喜悅的光。

「我，我就在這裏吧。」

他說得那麼溫和和爽直，眼睛裏露出祈求的光，他的身子要彎下去了。於是魏章抓着他的背，提他起來——

「你站穩！」

「可是你願意打仗嗎？仲日本鬼子。」

他也許不瞭解我的意思，他睜大了眼，遲疑了一刻。

「爲啥不呢？日本鬼子不是可恨的嗎？」

「那，你知道爲了誰打仗？爲了誰拚命嗎？」

「誰？」

他望了我一刻，才堅決的說：

「咱們是中國呀！」

這樣，他便生活在我們的行列裏了。

在戰鬥的行程中，黑張和其他的人一樣變得更加勇敢更堅強了。他成爲一個很好的戰鬥員；在我們所遭遇的戰鬥裏，每次他都最勇敢的執行了他的任務；他成爲我們這農民的行列中最典型最受人們感動的一位樸實的勇敢的戰鬥者。

但是，一次他爲了偵探敵軍情形，他被俘擄了，當我們襲那村莊，他才被魏章他們從一間黑

房子裏拖出來；不幸他的臉和背全很重的受了傷，只是沒有死。他越發堅強的述說着他那慘酷的經歷。

——……隊長，這樣我們便被擄了。後來我們被拖到一個地方，蓄着東洋鬍子的敵軍軍官坐在那裏飲酒，臉上紅噴噴的，也許他已經喝醉了，因為他的眼差不多要擠成一條線。他開始問我們了，問我們有多少人？多少枝槍……我們全沒有理睬他，那時我只懊悔當初沒有把一個睡着的步哨殺了。我還想着別的一些事情，想着魏章和他們，我想我準是不能回去了……後來，那豬一樣的倭軍官震怒的吼聲使我吃了一驚；這時他眼睛裏射出毒光，他先後兩槍把兩個同伴打死了，我仍然不動，等待着他的毒手，但是他却笑起來了，像蓬着破裂的竹桿的響聲，使我渾身痠慄。後來他用種種誘惑的話來引誘我吐出我們的實情，但是我全沒有想他這一些話有什麼意思？後來，我便給拖去了……

他用着最大的努力說完了，他眼睛裏射出憤怒的光，後來他望着我講：

——隊長，我受鬼子的氣受大了。

我爲這個樸實的農民的創傷而感到深深的同情，我喜歡他們樸實的單純的心靈，誰使他們家破人亡？誰使他們受苦流血？誰？……但從此我知道了黑張是更利害的讎恨着鬼子，並且他想着報復。……

院子裏仍然落着雪，鉛白的天空沉重的壓着樹林，房舍，原野……一切都是那麼寧靜和沈

穆，我走回屋子裏，時鐘在響着，這時有人從窗外跑過去，腳步聲很沈重的踏在雪地上。雪沙沙地落在他們的頭上。

江 上

沈寂的夜，遠遠的，江濤和冬天的冷風呼嘯着。

是望不盡的田隴，在幽黯的夜色裏展開，風夾着江水的怒號，從樹林裏，小丘旁，空曠的原野，村莊，茅舍掃過來，在凍凝的夜空裏嚮着。

豐美的肥沃的大地呵！

可是這夜靜寂得連狗吠都沒有了。

快接近江岸的時候，在黯夜裏，前面橫着一條山嶺，像一個偉大的巨人站立在那裏，嶺那邊，便是瀟瀟的江水了。四年來，它像一位被奸污了的裸婦，終夜號泣着，抖動着它受了傷的軀體。

他們走進了村莊，村子沈臥在巨大的夜色裏，被燒了的茅屋和房舍在陰黯裏站着，張着它們破裂了的肚子，像塌了的窰洞一樣的黑黑的張着嘴，幾條燒焦了的樑木，張牙舞爪的伸到天空裏，夜風在它們頭上呼號。

十顆年青的心跳動得更利害了。

村莊裏已經沒有人民了，顯然的，連一條狗都不會找到；黯無人聲的沈寂的夜，在這寂寥

的，荒涼的，被燒過的村莊裏流動着。

在暗夜裏，在朦朧的灰色的微光裏，小魏忽然驚叫了：

「瞧！那是，是一個人！」

充滿了恐懼和寒冷的沈默在統治着，頭都轉過來了。

在前面，在夜風搖曳着的一棵高樹幹上，凝然不動的吊着一個黑越越的裸體的人，垂着頭，露着牙，張着被啄去了眼珠的眼，由被啄開，被刺破了的肚子裏，流出粘粘的黑紫的臟腑來，一塊塊黑紫的血凍凝在樹幹上，身上。

有着高大身材的隊長把便帽脫下來，於是大家全都脫下了帽子，讓冷風刮着頭皮。凍凝的夜沈默着。

隊長用手電照亮了樹幹，照亮了那凝然不動的僵死了的身體。樹幹上張貼着一張佈告：

凡有通敵佈雷員者，卽處以王全亮相同的死刑。

大日本皇海軍司令部

沒有聲息，夜風寂寞的掃着空曠的荒漠的原野和村莊。

說不出話——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他們抬起頭再望了望死者，懷着悲悽的心情在夜色裏，又悄悄的走去了。

小魏流下了幾滴淚，半天，推了他身旁走着的老崔一把，悽愴的說：

「我認得他呢。」

「上次？」

「是的，上次我們認識了，還很熟，是一個老實的鄉下人。」

前面走着的人往後望了望，聲音便在踏夜裏沈寂下去了。

出了村莊，便到了小嶺的下邊了。從灰黯的夜色裏，可以望見那波紋似的抖顫的山嶺的輪廓，發黑的森林，蒼藍的青天，繁星在閃灼着。

他們在寂靜的夜中，開始爬山了。

小魏心裏還在惦念着死者。

他記得那次是在一個雪夜裏。

日裏落了一整天的大霧，晚上，停止了；原野，樹林，村莊全蒙上了一層白皚皚的銀衣。

那次，他們一行走在凍凝的雪夜裏，冷風刮着他們的臉和頭皮，使他們抖顫地走着：路是光滑的，雪凍成了硬硬的冰塊，寂寞和寒冷包圍着他們。

當他們走進一個村莊時，狗到處狂吠了起來。

夜空便給這噪聲敲碎了。

王全亮結實的身軀走在前面，在夜色裏望過去，是一條粗壯的黑影：狗從茅舍的屋檐下蹣跚出來，伸着脖子狂吠。

小魏走在王全亮的後面，默默的不作聲。

可是四面的狗吠却越來越急了，小魏檢起一塊石頭追了過去。

一條黑狗的影子，便在雪地裏飛馳了。

但這時小魏却給光滑的凍凝的冰雪摔倒。連被追到屋檐下的黑狗也給嚇呆了：走在後面的人全都笑起來了。

「小魏，小魏。」

有誰叫喊着。

小魏爬起來，覺得屁股上摔得有點痛，便一瘤一瘤的走着。

「讓我扶着你。」

說話的就是王全亮，這結實的年青人扶着他在雪地裏一步一步的走。

「王同志，不用了，這算不了什麼。」

「沒關係，這只要活動一下就好的。」

小魏感到這鄉下人的樸實，可愛，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動。他想我們海軍佈雷隊固然苦，然

而老百姓對我們的熱愛和幫助，亦真夠我們的了。

「老王，你，你從前亦帶過路嗎？」

小魏想到這裏時，便很自然的問着。

「是的。」王全亮說：「有一次是佈雷大隊第六支隊，嚇，那夥年青人可夠勁！一個晚上跟我走百把里。」

「呵！百把里。」

小魏有點驚異。

「是啊！百把里路一會就到了。」王全亮顯然有點興奮，繼續說着：「那次可真有勁，天亮我們就到了江邊，趁江上還有霧的時候就開始佈雷，幾個人架一隻小船，飄過去了，一刻，又是一隻漂過去了；十幾個漂流水雷放光了，我們才平平安安的走回。」

「那你很有經驗了。」小魏望望他，他在夜色裏昂然的走着。

「那裏，不過我們民衆不懂這個利害玩意，只能帶帶路，別的都說不上。」

小魏想這真是一個少見的年青農民呵！

大家不作聲的在走着，踏在雪上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音；是無邊無際的夜，和廣漠無垠的夜的原野。

「魏同志！」王全亮生硬的叫着：「有一次我真興奮，我的家就在沿江這一帶；那次佈雷

隊走了後，不到兩個鐘頭的光景，一艘鬼兵船就給碰上了！」他彷彿忍耐不住他內心裏的快樂和興奮，就要笑出來的樣子。「碰上了，他妹妹的。只聽轟隆，轟隆，大概就完了。」

「是，是那一次？」

「是九月裏。後來他妹妹的鬼兵來這裏鬧了幾天，只好走了。」

小魏沒作聲，他想想，記不起那該是那一隊。

「魏同志，……」王全亮彷彿難為情一樣的猶疑了一下。「我想，我這樣能不能當個水兵呢？」他說出了他的希望，就回轉頭來望着小魏，乞求似的等他的回答。

「你願意嗎？」小魏覺得他很值得鼓勵。

「只怕你們不要我呢！」

「可以的。你讀過幾年書呢？」

「讀過五年的私塾。」他慢吞吞的說：「上下論語，孟子，差不多都還記得。」

小魏心裏想真是一個樸實的青年。但是他一點新教育亦沒受過，怎麼能參加海軍呢？小魏躊躇了。

「好吧，有機會我一定告訴你。」

「真的？魏同志。」王全亮心裏興奮極了。「你可別忘記了。我告訴你，我從小都是愛水的。但是却沒有見過海，沒看過洋；聽說海和洋都大的很哩，是嗎？」

呢？」

「是的，全世界海洋的面積比陸地還大的多着呢。」

「魏同志，三國演義上說曹操的水師有八十萬，他從許昌到南京打孫權，他的戰船有多大

呢？」

「這個倒不大清楚。」小魏說。

「呵！要是咱們有美國那麼多的船，大概就可打勝了。」

x

x

x

x

他們悄悄的爬下了山嶺，走到江岸上了。

洶湧着波濤的白練似的長江，橫在他們的眼前了。

夜風從江面上吹過來，帶着冰凍的細小的水珠，打在他們的臉上和身上。

是無邊無際的，江水在寂寥的空漠的夜空裏呼嘯。

他們在一帶樹林和草叢裏停了下來。

在巨大的夜的懷抱裏，原野沈默着。

半天，小魏低低的自語似的說着：

「水雷怎麼還沒運來呢？」

聽了，大家亦就往遠處望了一望。

前面是洶湧着白浪的廣闊的江水，後面是巍偉的山崗；夜風呼嘯着，搖曳着高大的乾枯的樹。

小魏望望天，天空寂然的閃爍着繁星，沒有雲，是一望無際的碧藍，帶着深深的黑色。時候。寂然無聲的夜從身旁爬了過去。

一直到午夜，沉重的蠻大的水雷，才被小心的翻運過山嶺，運來了。

於是便像有一股熱從凍僵了的身上冒出來，又彷彿從深得無底的陰井裏爬到太陽下面一樣。這羣年青人感到無限的興奮，溫暖和愉快。於是他們活躍起來了。

接着便是一個個水雷和年青的結實的身軀，爬上了小船。

是無邊無際的，遼闊的江面，洶湧着怒號的波濤。一望使人感到眩暈的銀光，在江面上展了開來。

江濤槌擊着小船，從天空中吹下來的夜風掀着波濤，掀着沉重的小船。

凍凝的冰塊似的水珠飛起來，打在船上，打在年青的佈雷員的臉上，身上。

小魏吃力的划着小船，汗流下來，流在冰凍的臉上，頸上，就結成冰珠了；冰珠凍凝在身上和衣服上。

「瞧，衣服凍成玻璃片了。」

「阿哈，阿哈……」

在這凍凝的夜裏，却充滿了欣喜，興奮，熱烈和愉快。

小船衝着被夜風掀起來的波濤，向前漂流。

更前面，敵人的一艘運輸艦浮立在龐大的夜色裏，黑越越的像一座小山巒，橫在廣闊的江面上。波濤擊着，搥擊着那巨大的怪物，發出來嚇人的，驚心動魄的響聲。

探照燈昏暗的死光掃射着江面，使江水蒙上了一層悽慘的灰色。

這時，風濤更猛烈了，瘋狂的掀着無邊無際的波浪。

「別進，還要前進。」

沉重的有力的聲音，在風濤的呼號裏指揮着。

年青的戰鬥員默默的，不作聲的划着小船，淌着汗。

汗凍成了冰珠，凝結在脖子和腦門上了。

偉大的夜，偉大的江濤，偉大的工作呵！

在狂濤中，敵人的汽艇一動亦不動的停歇在波浪洶湧的水面上，沉寂着。

六具漂流水雷，在安靜的夜裏，跟隨了指揮船向敵艦英勇的衝了過去。

年青的佈雷員懷着興奮和欣慰，在凍凝的夜空裏，用手搓摸着臉上，頸上的冰凝，咬着牙笑起來了。

所有的水雷完全施放了。

像把火藥埋塞在山洞裏一樣，他們期待着那個震撼天地的崩裂：

還是安靜的夜，風捲着狂濤，小船在狂濤中掉轉了方向，划着回來了。

年青的佈雷員並沒有懈怠了他們緊張的心情，用力，流着汗划着。

小魏划呀划的，忽然船停住了。

「擱淺了！擱淺了！」

顯然的，小船停在那裏不動了。風濤拋擊着它小小的軀體。

船底亦漏進了江水。

在這樣緊張的情況下，時間不允許他們再有任何的停留了。因此，年青的佈雷員便一個個

跳下水去了。

這時，在遠處的江面上，敵人的小汽艇發動了。在昏黯的夜色裏，馬達的巨響叫着，衝激

着江水。

寒冷，冰凍，江水的波浪，夜風，襲擊着這一羣年青的佈雷員，追擊在他們的身後。

他們在泥沙中，在冰凍的江水中，向岸上摸索着。

沒有聲，安靜的夜。

那時，突然衝破了黯夜的沉寂，轟然一聲由敵艦上爆發起來，好似巨大的碎片爆裂起來，

沿着山，沿着谷，在安靜的夜空裏，在寂寥的空曠的原野裏，在濤濤的江上，隆隆的響着，過

一秒鐘後，便在那巖然不動的，懨懨的，碧藍的遠極起了一聲反響。

浪花激起了，飛向天空裏；江濤更瘋狂的怒號着。

夜，寒冷，冰凍，江水的波浪，夜風，襲擊着他們。

聽見砲聲，他們便迅速的散開；在泥沙中，在冰凍的江水中，他們四向的摸索着前進。

接着機關槍在江上喀喀喀……的掃射着。

槍彈打在不平的江濤上，在夜空裏呼嘯着，飛了過來，落了下去。

喀喀喀……

緊張，寒冷包圍着他們，他們小心的在泥沙中走着。

當繁星稀疏了，褐色的，荒漠的原野，山谷，燒焦了的村莊，全都呈露出來了。

最後他們在極度的疲倦中，爬到一帶小叢林裏，就暫時的停歇在那裏。

天空漸漸的發亮，由淺紫，微白的遠遠的無極的雲層邊地平線那裏展開了。

耿民這時點了一下人數，忽然發現小魏不在了。

「魏江忠呢？」耿民四下望了一眼，又說：「魏江忠呢？」

大家立刻全都站起來了，往林子的外邊，山崗上，山脚下，到處的找尋着。

「小魏！小魏！……」

叫聲在黎明的天空裏響着。

但山崗，原野和燒焦了的村莊，却停在褐色的薄霧裏，巖然不動。慌亂了半天，老崔和大蘭從江岸的沙灘中，把小魏這孩子拾回來了。

血，凍凝了的血，發着黑紫的顏色，凝聚在他的腿上和凍得像玻璃一樣的衣服上。望着這悲慘的景象，大家沉寂着，沒有人大聲的吐一口氣。

一顆槍彈傷了他的胸，傷勢很重，冰凍和奔跑便使他犧牲了。

耿民的心悸動着，淚已流出了他的眼眶，他又瞧着他的英勇的年青隊員犧牲了。

「我們又少了一個勇敢的同志！」他悲愴的說着：「記住，後死的人的責任是要為死者復仇的。」

他冷冷的沉重的語調壓住每一個隊員的心。於是大家全都把帽子脫下來了。在黎明晨光裏，向死者致最崇敬的哀悼。

沉寂，黎明所有的一種沉寂，籠罩着山崗，林木，村莊，原野。

在這時，突然撕破黎明的沉寂，從遠遠的一方，從那瀉湧着波濤的江上，從沉寂的晨曦裏，汽笛在淒厲的悲鳴了。

嗚嗚……

怪叫聲劃破了晴空，劃破了黎明前的薄暮。

停歇在樹林裏，為忠勇的死難者沉寂着，悲悽着的年青的佈雷員全張着他們的耳朵在聽

了。

「觸雷了，觸雷了！」

沒有說出來，可是全在肚子裏想着；於是便相互的看視了一下。

歐民抬起頭來，帶着沉寂的悲哀。

「不幸，魏同志忠勇的犧牲。不過，聽聽吧，同志們，敵艦的哀號在爲魏同志奏着喪歌了！」他抹了一下流出來的清水鼻涕，凍紫了的嘴唇又在動了。「等我們回去後，殯葬魏同志的時候，我們勝利的喜訊就要來了，那時，我們將爲魏同志的死難而悲哀，爲敵艦的毀滅而慶祝了！」

太陽已經從地平線上爬出來了。這一羣年青的佈雷員，懷着一顆興奮而又快樂的矛盾的心情，悄悄的，離開小樹林而去了。

旅居

醒來，院子裏響着膩人的雨。

滾在床角輕快的走着，已經八點了，四外還只聽到雨聲。

半响，院子裏有走着脚步聲，拖拉拖拉的過去了。

「拉開門，涼風和雨絲飄進來，外面是鉛灰的天空，雨落着。街上彷彿不會有人走過，聽不到往日清晨的叫聲了。」

「茶房探進來他那浮腫的病臉。」

「打水吧？」

「好。」

我拉開了窗簾，玻璃外面溜着水珠，雨從房檐上掛下來。這時，院子對過七號房間突然打開了。

「茶房！」像獅子吼，破裂的嗓音在凝冷的空中戰慄。

走在院子裏的茶房正端着水準備送進來，却站住了，雨急遽的淋在他那破笠帽上，但他終於匆匆的給我送了進來。

旅居

醒來，院子裏響着膩人的雨。

滾在床角輕快的走着，已經八點了，四外還只聽到雨聲。

半响，院子裏有走着脚步聲，拖拉拖拉的過去了。

「拉開門，涼風和雨絲飄進來，外面是鉛灰的天空，雨落着。街上彷彿不會有人走過，聽不到往日清晨的叫聲了。」

「茶房探進來他那浮腫的病臉。」

「打水吧？」

「好。」

我拉開了窗簾，玻璃外面溜着水珠，雨從房檐上掛下來。這時，院子對過七號房間突然打開了。

「茶房！」像獅子吼，破裂的嗓音在凝冷的空中戰慄。

走在院子裏的茶房正端着水準備送進來，却站住了，雨急遽的淋在他那破笠帽上，但他終於匆匆的給我送了進來。

七號房間住着一位着軍服的人，蠻大的身材，發着紅光的面孔，生滿了酒刺，每天，恣意的侮辱着茶房；上午挾着黑皮包出去，很少看見他在旅舍關門前回來；沒有人能夠知道他的確實任務和工作。有着黃病臉的茶房更把他恨透了，在客人面前儘量說着他的壞話，詛咒他；泥牆塌下來的那天，這茶房把他那浮腫的臉細得正正經經的，帶着十足自信的神氣，攻擊着那位客人。

「我賭咒，不知他從那裏爬進來，五雷劈頂！」

客人們當着他笑笑，便算完了。

那天夜裏，我正在讀 A·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七號房間罵聲又起了。

「混蛋！衣服會飛？操你奶奶的！」

碰！什麼東西給摔了。

院子裏靜靜的，窗子裏的菜油燈搖曳着，微弱的燈光從窗縫中間漏出來，昏黃的映照在夜色裏。

我疑思了一會，從窗縫中看見那黃病臉的茶房走了出來。約摸過了十分鐘，像有人在談話，彷彿是房東，這旅舍的主人，低低的悶墜子在訴說着，像在求情。

「明天，明天找不着的話，我準賠就是，準賠……」

「茶房太不中用，請你老原諒！……去，端茶去！」

站在門檻那裏的茶房拖拉拖拉的走了。

「我這房間裏的東西特別重要，一件都不能少的，噯！……」

「是，是。好在一條褲子，準是……呵，呵，我賠，照原樣賠。」

我有點煩。這簡直看不下去了，便掩上了書，跑到隔壁基那裏，他正在寫什麼東西。

「……，對不起。」說着，我要走。

他站了起來，笑笑。

「好，明天談。聽那位又在翻什麼花樣了！」

「是呵。」我走了出來。

靜謐的晴空裏擠滿了繁星，沒有雲，難得這麼一個晴朗的晚上。微涼的夜風吹着，牆角那裏蟋蟀不停的在叫；從院子裏望去，可以看窗子上搖曳着的漫長的人影。

寂寞籠罩着夜，走着，竟然感到了一點說不出的淒楚；漂流在異鄉裏，渡着寂寞的歲月，想起過去：家的溫馨，朋友的熱情……現在却什麼都完了。在這小城裏渡過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日子，今年枇杷又完了，牆根那裏的枇杷樹，黑越越的站在那裏，快輕的搖曳着肥大的葉子。想起家裏的那棵大棗樹，現在，正該摘大而甜的棗子呢。在家裏，有幸福爬上樹，像猴子一樣的摘紅了半邊的大棗，從樹上拋給伸着衣襟的妹妹，逗她咯咯的笑。現在想起來，竟像作夢。

因爲受不了那位先生的鬧，第二天忽然想搬家了。離開這狹小而厭人的院子吧，我不願聽那破裂的嗓子的叫罵，看那浮腫的黃病臉的笨拙；可是正想着，那浮腫的臉又伸了進來。

「進來。」我說着。他拖拉着走了進來，呆着那一張厭人的病臉。

「我，我不幹了……」他忽然要哭了似的。「沒法子幹麼！他，他說丟他媽二百塊洋圓！鬼才知道呵……」

原來，那位客人的褲子找着了，在廁所的門邊；可是他却說衣袋裏少了二百塊錢，找房東賠。

「天天挨耳光，誰也是父母養的呀！」

說着，他端着茶壺出去了。

我又爲這黃臉的人不平了。一時，我想立刻明瞭這位客人到底在搗什麼鬼；猜想起來，他的工作也許不會太光明。因此，我迫切的想問問基；過去，他的回答不是含糊，便是隨便笑笑。而現在，他却又不在家。

但意外的是這天夜裏，基沒有回來。第二天早上，當我正躺在被窩裏時，忽然聽見院子裏人聲吵鬧着。開始，聽見那破裂的嗓子倔强的叫着。

「好哇，搜查？搜吧！……」

人的低語，吵鬧，碎亂的皮鞋聲……我趕忙爬了起來，是一個陰霾的天，黯灰的雲。這

時，幾個警察已經把那位倔強的客人拖去了；我看見基和警察長在後面拿着許多搜出來的重要東西。

我有點恍然了，旅舍裏紛紛談論着這意外的事變，我急於想知道些消息，可是晚上，基才興奮的回來了。

「辛苦！辛苦！」

他笑笑。

「這傢伙倒利害的狠！在這裏已經收買了二十幾個流氓地痞；他持有一張假委任狀：××軍參議，原名金憲生，又叫王少章，李志明……這一下他可完了。」

從此，旅舍裏清靜了下來。那浮腫的黃病臉的茶房，亦沒有離開這裏；整天，在院子裏拖拉拖拉的一邊走着，一邊罵：

「老天爺報應麼！我貪他的鬼先人。」

秦嶺南北

一

翻過了秦嶺，我們像兄弟一樣的親密了。

三月，秦嶺那邊還是荒落的春天：這邊，草已青了，山脚下的小樹亦發了嫩綠的芽。

太陽暖洋洋的，中午，走着路，夾制服已穿不了，只得脫下來掛在肩上或者胳膊上。但是這樣走着便有點討厭了，身上還掛着一個飯包，裏面是發下來的大餅、饅頭屑、榨菜、蘿菔、香腸……手裏還提着黑楊木棍的手杖，走起路來，可真夠瞧的。

大隊像條長蛇，蔓延在曲曲折折平坦的公路上。走着，望不見前邊了；再走走，後邊的人，驢子給山擋住了。三月的太陽爬過了聳高的山巒，從飛馳的稀薄的淡雲裏走出來，於是暖洋洋的有點難忍了，這大羣的年青人豪放地走着，開着玩笑，歌聲和豪笑震響了山巒，在小河裏，山谷裏，樹林裏起着迴響。

稀薄的雲在山巒間飛馳着，山泉從巨石縫裏噴出來，流到山脚下的小河裏了。到處望不見人家，遠處，在山巒的一端，野火燃燒着，輕烟嫋嫋的飄向天空裏。

突然，走着閑散的步伐的年青人們呼嘯起來了，迅速的躲在公路的兩邊。

「瞧，咱的驢子的快呵！」

「哈囉，哈囉，有你的，小子。」

有誰趕着幾匹黑毛驢子，駝着笨重的行李走過去了，驢夫們提着他們特製的旱烟管，抹着額角的汗珠在後面追趕着。

「老子這幾天練習得差不多了！」

「你小子夠「捧」的了，瞧你的腿！」

「你不要想家裏的太太吧，早給皇軍……」

「得嘞，得嘞，何苦捉弄咱們「皇帝」陛下呢。」

被稱作「皇帝」的是一位粗笨的人，生活已在他那有年紀的臉上刻下縐紋，戴一頂舊呢帽，頂子早塌下去了，走在大隊中間，低着腦袋笑。現在他開口了。

「其實，我倒並不怎樣，只是，只是……」

彷彿有點難為情，說不出，於是更又笑了。

「瞧呵，咱們「陛下」「燒盤」了。」

「哈囉，哈囉……」

前面又是一座巒峯了，公路從下面蜿蜒的爬上去。這時一些年青人早坐在那裏山石上了，

山巔涼風吹着，有點寒，白雪彷彿從頭頂上飛過去，望着下面爬上來的人們，他們跳着，用勝利的豪叫嘲笑着他們。

「瞧，你們簡直成了蝸牛了！」

「加油，哈囉。」

太陽從雲端裏爬出來了，青春的活力熱辣辣的在這些年青人的心裏燃燒着。可是山頂的涼風却吹着他們發熱的臉。

幾輛載重汽車從山脚下爬上來了，喘着氣，蝸牛一樣的爬着。

當黃昏從山尖走下來時，涼風吹起來了。我們的大隊已經歇在山脚下的村鎮裏，一條小河從村前流了過去，垂柳已發了嫩綠的芽。

坐在草上，把泥腳伸到溪流裏洗着。

於是望着村鎮上燒起來的炊烟，天空流着的白雲，聳高的山巔上燒着的野火，我沉思着。夜慢慢的來臨了，山泉聲漸漸大了起來，涼風緊了，村鎮上閃起來黃黃的飄搖的火光。

二

早上，同伴把我推醒了：看不見太陽的天，陰灰灰的；一夜的休息更帶給我無限的困倦。勉強爬了起來，在村前山河裏洗了臉，手給冰紅了。

街上滿滿的擁着人羣，全是穿着黑制服的同學；居民們從門口瞻望着這些人羣，張大了驚異的瞳孔。他們幾代都是蜷伏在這棧道上的，但從沒有見過有這麼多的人羣走過；他們接受了想不到的新奇和驚訝。

但這大隊的人羣終於向前繼續爬進了，歌聲和笑語揚溢在山間的天空。

豪在我身旁走着，哼着流亡曲，搖着短短的手杖。他是一個喜歡音樂的年青人，倏倏的個子，結實的身軀，有着南國溫情的夢的孩子。

前面轟然的笑了起來。叫着：

「皇帝陛下，萬歲！」

「我皇萬歲！」

哈哈……

我看見「皇帝」從公路上爬了起來，摔了一身的灰。漲紅了他那黑灰的臉，氣喘喘地開口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然而笑聲還繼續的響着。

豪停止了他的流亡曲，問着：

「是××大學借讀來的嗎？」

「聽說。」

豪不語了，我們夾在大隊中間走着；前面有落伍下來的；但後面亦有匆匆的趕過我們去的，斷續的笑和吵雜的談話一直響着。

「你想×某是最封建的一個軍閥，他那裏會辦學校。」

「是的呵！」我想着說：「記不得是誰告訴我的，××大學原為幾個美國教士辦的，當初還不壞，後來×某爲了獨霸山西，所以鼓勵當地人士把幾個外國人撞跑了，可是十幾年後，學生們仍用着那幾個外國人的講義作課本，直到現在。所以其腐敗的程度可想而知。」

豪聽了便夾着說：

「×某原只會做『生意』呵！」

「可是現在不什麼都完了嗎？」

豪於是便慨嘆着：

「想不到臨汾那麼快便失了。」

我笑着。

「×某實在應該槍斃！」豪叫着說。

太陽從山巒間爬出來了，照耀着我們前面曲曲折折無盡長的平坦的公路，人們向前爬走着，驢子在人羣前面奔跑，放鬆的大叫；於是年青的孩子們亦追逐着，在三月的柔和的陽光

裏：笑聲和叫聲洋溢著。

三

我們到了一個遠古的鎮市，有鐵索吊起來的木橋，和古代殘留下來的建築物，追逐著我們的山河便從這鎮市旁邊的河灘裏流過去了；鎮市是相當的高，我們從石砌的高岸上爬下去洗腳去了。

傍晚的陽光便在我們身旁笑着。

洗完了腳站在大石上跳着的小陳說：

「告你說呀！咱們那家有個年青媳婦呢。」

「傢伙真缺德！」豪罵着他，帶着笑。

「對，你閣下是『正統派』！」小陳反攻着。

晚上我們回去了。這一家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她讓我們這羣年青的孩子並排睡在她房子的當中一間，另一間是廚房，其餘一間是她和她那年青的媳婦居住的。

我們頑皮的擠着躺下了，低低的笑着，罵着，鬧着，一支燭火在桌子上飄搖着。

老太太搖晃着從裏間出來了，我們馬上沈靜了，換一張挺正經的面孔。老太太問着：

「合適嗎？」

「謝謝你。我們很好了。」

「地方太小呀，真是過不去。」

「真是，我們這就很滿意了！」

「那麼，我們好好的睡吧。」

說着，老太太蹣跚着走進去了，把門扣上。

小陳擠了擠我，低低的笑着：

「這可絕望了！」

我氣得捶了他一下。豪在旁邊低低的罵着。

「這小子該挨揍的。」

小陳一個笑着！用被子蒙着頭。

四

我們在棧道中渡過了十三天的時光，爬過了秦嶺，鳳嶺，酒奠梁，柴關嶺，越過了大海鋪，黃牛鋪，草涼驛，鳳縣，雙石鋪，南星，廟台子，留壩，馬道；我們的臨時停留地——褒城就在前面了。

當我們穿越了鷄頭關，出了石門，前面便是遼闊的廣大的平坦的原野了！山崧延長到遠遠

的天邊，丟在我們的背後了。陽光撫慰着大地，原野裏是金黃的棠花和青嫩的麥苗。

我們的祖國是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涯和山林

歌聲和笑語便飛出了山谷，漂在這一望無際的廣闊的平原地帶了。

在這平原的土阜上，低矮的城牆便顯露出來了。

山河從這裏爬出來，在廢城的牆外邊流了過去；三月的河水是碧清的，山石夾在湍流裏，淙淙地響聲在偉大的夜裏叫囂着。

金黃的棠花開遍了原野，原野裏吹着初春的風和燕花香。

停下了。

便在河裏洗髒了的襦衣，漏了洞的襪子；洗洗油膩的臉和發癢的腦袋。

在陽光裏，在河岸的草地上，沙灘上，到處躺着的這些流浪的年青的孩子們，說着笑話，唱着歌，在夢幻的陶醉裏，恢復着棧道中的疲勞。

故事在這時便像風一樣的括開了。

年青人躺在草地上，沙灘上，晒着溫暖的太陽；原野裏是寂靜的，棠花香吹着春天的活躍

的心。

「說吧，說，後來，後來怎麼樣了呢？」

講故事的賣着「關節」，躺在陽光裏不動了，別的人便不耐煩地催促着。

「後來嗎？瞧，你別急呀！」便翻翻眼珠。「自然，自然，譬如說吧，假使小陶愛你，你呢，像蒼蠅一樣地叮着她，可是，可是，別人給你搶去了，搶去；亦可以說是她，她變了心！自然，假如別人不勾引她，她怎麼變心呢？那麼，你，你怎麼樣呢？」

聽着的便臉紅了，搔了搔在那裏的一拳，便囁着：

「去吧！我才不管呢。」

「不管？」那個便做着鬼臉：「你老婆跟人家跑了亦不管？」

「得，得，講你的故事吧！」

「我相信你會和那個小子拚的！所以，所以呀，那兩個傢，就拚了一次；那還是剛剛爬過來柴關嶺吧，到了廟台子，一個打翻了那個，後來，後來嘛，大概是教官知道了。」

「小陶呢？」

「小陶，嘿，她才聰明呢，她早又愛了一個啦，一個又粗又壯的體育系的傢伙。」

「真沒心肝。」

「去吧，戰時狀態呵！就這麼一回事。」

自然，和春天一樣，在翻鬆的泥土裏，到處茁壯的生長了愛的萌芽。於是，一些浪漫的故
事便像原野裏的菜花，到處香着。

然而孩子們並沒有忘記了另一個世界的；在那裏，用血和肉正和敵人搏鬥着的英勇兒郎的
戰績，從沒有間斷地飛到了這山谷的平原地帶裏。

當太陽剛剛從遼遠的地平線爬出來時，天空裏還有一抹淡紫的雲，年青人便到處喊叫着
了：

「台兒莊大勝利！大勝利！」

油印的要聞簡報上，用鋼筆刻劃着：

「殲敵四萬人

台兒莊空前大捷」

「呵哈！呵哈……」

「祝慶祝呵！呵！」

在山城裏居住的人民，對於這些年青人的瘋狂感到奇異了。便睜着大眼睛問着：

「先生，怎麼回事呀！」

「咱們打勝仗了，打勝仗了！」

阿彌陀佛！老太婆沒牙的嘴唇打着顫，「只要那些鬼兵退走了，少殺些他們吧，阿彌陀佛，天老爺呀！一輩子沒聽說過的……」

野孩子們亦湊着熱鬧叫喊着：

「打東洋鬼子呵！東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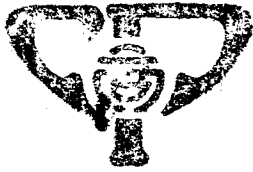
在這山谷的平原裏，在這小小的像狹的籠一樣的山城裏，到處是瘋狂的青年人，要聞簡報和標語漫畫到處飛着；人聲，笑語，歌聲響徹了三月的晴空，響徹了山谷和原野。

……
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

把敵人趕盡！

……
太陽爬過了山崗，在無邊無際的遼闊的晴空裏笑着。

82



3439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大時代文藝
叢書第二集

戰 爭 與 春 天

(36276 渝粉)

渝版粉報紙

定價國幣貳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尹 雲 曼

重慶白象街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82



3439